

讀四書叢說

一

蘇子學
船學
PDS

上海涵芬樓借常
熟瞿氏鐵琴銅劍
樓藏元刊本景印
原書板匡高二十
公分寬十三公分

吳師道讀四書叢說序

讀四書叢說者金華白雲先生許君益之為其徒講說

而其徒記之、編也君師仁山金先生履祥

則學於勉

堂王先生柏從登北山何先生基之門北山則學於勉

堂黃公而得朱子之傳者也四書自二程子表章聲明

其旨至朱子章句集注之出折衷羣言集厥大成說者

固蔑以加矣門人高弟不為不多然一再傳之後不泯

滅而就微則泮渙而離真其能的然久而不失傳授之

正則未有如吾鄉諸先生也蓋自北山取語錄精義以

為發揮與章句集注相發魯益為標注點抹提挈開示

仁山於大學有疏義指義論益有考證中庸有標抹又

推所得於何王者者與其已意併載之君上承淵源之
懿雖見仁山甚晚而契誼最深天資純明而又加以堅
苦篤實之功妙理融於言表成說具於胸中向難開陳
陳無少疑滯抑揚反覆使人竦聽深思隨其淺深而有
得焉故自遠方來從學者至數百人遂為一時之盛今
觀叢說之編其于章句集註也與者白之約者暢之要
者提之異者通之圖以形其妙析段以顯其義至于
訓詁名物之缺考證補而未備者又詳著焉其或異義
微悟則曰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為詭賊
金先生有是言也此可以見其志之所存矣嗚呼欲通
四書之旨者必讀朱子之書欲讀朱子之書者必由許

君之說蓋非適道之津梁示學者之標的歟先是君未
沒時西州人有得其書而刊之者君聞亟使人止之且恐
記錄之差也則自取以視因得遂為善本諸生謂予嘗
辱君之知俾序其所以然竊獨惟念昔聞北山首見勉
堂臨川將別授以但熟讀四書之訓晚年悉屏諸家所
錄直以本書深玩蓋不忘付囑之意自是以來諸先生
守為家法其推明演繹者將以反朱子之約而已故能
傳緒不差閔大光明式克至於今日也又念某識君之
初嘗以持敬致知之說質於君君是之復舉朱子見延
平時其言好惡同異喜大耻小延平語以吾儒之學理
不患其不一所難分不殊耳朱子感其言精察妙契著

書數十萬言莫不由此學者於朱子之書當句讀字求
必若朱子之用功而後足以得其心此君之拳拳為人
言者也然則得君之叢說而讀之者其於君教人讀書
之法尤不可以不知也故因併著之君名謙其世余履
行與凡他經論著詳具友人張樞子長所為行述茲不
復贅云

黃潛作墓志曰先生叢說敷繹義理惟務平實嘗曰聖
賢之心盡在四書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
義廣讀者或不能悉究其義以一偏之致自異初不知
未離其範圍其可以易心求之哉

右白雲先生文懿許公所著讀書叢說六篇先生之
于元與門人俞實史等之所校讎其文字無譌舛可
誦習東陽張樞考其終始而序次其說曰古者左史
記事右史記言春秋者左史之流而書者言與事皆
記之也古書篇第至多聖人取其嘉言善行可以垂
世立教近於時切於事者定著爲書百篇凡聖賢傳
道之微旨帝王經世之大猷盡在是矣遭秦滅學漢
興撮拾補綴於焚棄之餘雖有所佚亡猶幸其不遂
埋沒而無傳於世也於是立之學官以教學于孔安
國始爲書傳辭義簡質至唐孔穎達撰正義以推演
其說其以後書說寢廣見於著錄者數十百家疲精
神瘁枯竹間有所明而其大要卒不能以出夫二家

之說焉朱子之爲經於書屬之門人蔡氏固嘗質疑問難然非若易詩之有全書也

本朝設科取士並絀衆說而專用古注疏蔡氏猶以朱子故也蔡氏之說或有未備仁山先生文安金公於書表注通鑑前編引書語中既剖析而着明之矣先生受學之久聞義之邃獨患是經之傳出於朱子之門人苟一豪之不盡則學者無所折衷非所以稱

國家崇獎訓厲之意迺研精覃思博求其義爲之圖說以示學者使人人易知焉於是言行並彰細大畢備書之興義微旨至此無餘蘊矣叢說中所引傳疏諸家之說或采撮其辭而易置其次不必盡如舊也蓋皆有所裁定而畢致其意非徒隨文引援而已雖其

說時時少異於蔡氏而異者所以爲同也先生嘗誦
誦金先生之言曰在我言之則爲忠臣在人言之則
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豈不信哉至正六年門人南
臺監御史白野普化怙睦爾與其僚大梁楊公惠移
浙東廉訪使謂先生之遺書雖已行於世而學者倦
於繙錄使得鋟板以傳此誠學者之幸廉訪使既受
牒轉移浙東宣慰使請下屬郡取於校官羨財以給
資用如監察御史言於先生所著詩名物鈔八篇四
書叢說二十篇與讀書叢說皆刊行樞聞古之有道
有德者必推己之所明以發人之所未明已得之而
後施於人禮樂政教之謂也夫豈自爲己哉其或鮮
近無位不能見之事業將以正人心覺來世者莫大

手爲經自世學不明而士之爲經者各驚其偏私以
求聖人之意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言之愈廣而襲
之愈晦此世士之爲經者之所同病也先生不幸無
位退而求之於經不爲竒新不求近名率以救往說
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既沒而其言立
其施於人者博矣宜其爲士所宗爲時所尚考行易
名而令聞長世也先生金華人其諱字世系言行本
末具今翰林直學士烏傷黃公潛所爲墓志序銘茲
不述至正七年丁亥歲夏五月壬寅朔序

讀大學叢說

序

章句序作三大節每節又分作兩段

自篇首至非後世所能及爲第一節

首兩句言大學之用蓋自至之性言得於天之理人人皆同然其至不能齊言得於天之氣人人皆異是以至全之言因氣之昏牽引物欲故失其善一有至復其性言得其氣之至清至淳者爲聖人自然能盡其性於是體天道立標準而教化其民欲人復其已失之性此原三皇二帝立教之始

三代之隆以下言設教之法至周大備

自及周之衰至壞亂極爲第二節

周衰至鮮矣言上無聖君而聖人在下移其教於下君師之職

始分此天運之失常世道之大變然教法尤詳聖人有位者其

政教止及於當時孔子之道有所畀付筆之於書而傳教於萬

東陽許謙

東陽

許謙

世人雖沒而書則存後有興者可復振

俗儒記誦以下言人亡教熄

自天運循環至篇終為第三節

前段言程子應運而生上接孟子

後段言補程子而全孔曾之書

復性圖



陰陽五行相涵之圖



陰陽五行合下齊有非是先有陰陽後生五行古人察氣之來往
便立陽陰之名又見流行者有微有甚又立五行之名康節推
天地自開闢至于復闢十有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一元之
間只是一箇大來往而已一元有十二會則子至巳會六萬四

千八百年爲氣之來爲陽午至亥會六萬四千八百年爲氣之
往爲陰一元十二會一會三十運一運十二世一世三十年一
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小而歲月日時大而元會
運世只一般今於一歲之氣上易見冬至之日陽氣生於九泉
之下至春則上至地面漸舒布夏而盛秋則收斂冬而伏藏又
復起于九泉矣循環無端以歲序則自春始爾一元亦不過如
此然則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之間各有陰陽有陰陽則有五行
矣

木神爲仁火神爲禮金神爲義水神爲智土神爲信凡言往來開
闔只是說氣然必有理爲之主氣譬如舟所以乘載理譬如施
所以運舟者也此所謂神即理之妙者也大抵說陰陽五行只
是說氣而理自然在其中

太玄木爲性仁金爲性義火爲性禮水爲性智土爲性信五性本
於五行者如此細玩其理無不脗合鄭康成乃謂水神爲信土
神爲智者非是

天之生人理氣俱到然有此氣故理有所泊是以談者多是先說

氣如中庸章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是也此序却先單說理然後言氣質又著然字反接蓋要見人性本善而全皆可為聖賢却被氣質有偏故受而生者不等人皆可以學文又不可不學也

氣稟不齊大約且分四等曰清濁純駁清者智而濁者愚純粹者賢而駁雜者不肖此以四者不雜兩端極處言之若清多濁少濁多清少純多駁少駁多純少或清而駁或純而濁萬有不齊故人之資質各各不同

聰明睿智聖人之資質聰明不專在耳目蓋主於心而言也聽得精審見得明了皆是心上事睿是思通乎微智是知識周徧睿如物格智如知至

禮智之智性之名睿智之智質之稱

盡其性是知之到行之極兼上知全兩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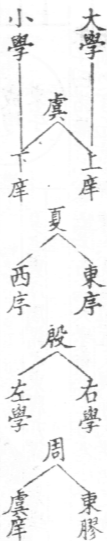
天命為君師天非能諄諄然命之也天理只在人心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堯舜之子而之舜禹人心既歸即知天命歸之矣故孟子曰天與之人與之

治者法制禁令賞善罰惡凡政事施設皆是教者躬行心得能感化而可推充者也大小學之教固在其中

極字本義是屋棟借以爲至高至中之喻今匠角亭子之棟最可見故曰至極之義標準之名此是聖人處天位爲父子則極於慈孝爲兄弟則極於友恭至於百度萬行一言一動無非天理之正中立此標準於上然後臣民莫不仰視爭趨興起而效之矣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胥子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曰百姓曰鄉萬民則司徒主鄉學之教曰胥子曰國子弟而成均又國孝之名則典樂主國學之教也

三代之降是專指夏禹商湯武王周公之盛時是言聖人一代之興必脩法度改制亦因前代之舊而增益之至周公則大備矣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鄭氏注曰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

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在西郊孔氏疏曰養老必於學者熱孝悌也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及庶人在官者



陳祥道曰四代之學如此而周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記曰天子設四學周之制也蓋周之學成均居中成均以成性也又曰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即祀先賢於西學也所謂祭於瞽宗者也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

膠所謂食三老五更於太學者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冬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而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立之上成均頒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也

陳氏周學圖

瞽宗
成均
東序

商之右學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

夏之東序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

朱子曰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爲大學養庶老者爲小學蓋亦因王制之言而意之耳陳氏說其位置又與鄭氏諸儒之說不同皆無所考闕之可也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孟子曰夏曰校

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項安世松滋縣學記曰學制之
可見於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以成性也有虞氏即
學以藏采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
氏以射造士而命之曰序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而命之
曰學又曰瞽宗以成其德也學之音則校校之義則教也至於
商先王所以教者備矣周人備而兼用之內即近郊並建四學
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
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郊言其地壁言其象皆假借字也
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指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虞庠州皆立
夏序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達於天下矣

項氏周學圖



右天子之學即工官之學諸儒之言不同

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名曰類宮長樂陳氏曰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以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也

右諸侯之學即國都之學

鄉五州 州五黨 黨五族 族四閭 閭五比 比比長下士
鄉大夫卿 州長中大夫 黨下大夫 族師士 閭胥中士

萬二千五百家 二千五百家 五百家

百家

二十五家

五家

遂五鄙 鄙五酈 酈五鄙 鄙四里 里五鄰 鄰鄰長無爵
遂大夫甸 縣正大夫 鄙正大夫 酈正大夫 里宰下士 鄰長無爵

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注曰術當為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己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

堂謂之塾疏曰按書傳說云七十致仕而退老歸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在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上老父師庶老少師漢書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塾冬則畢入於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陳祥道禮書曰坐上老庶老於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鄰長於此所以教之耕也疏又曰六鄉舉黨六遂舉序則餘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鄭注州長云序州黨之學注鄉飲酒義云庠鄉學也此云黨有庠是鄉之所居黨爲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庠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序又曰黨有庠疑夏殷禮也

右鄉學天子之制百里爲近郊有六鄉二百里爲遠郊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國九里之郊五十里國三里之郊按上注疏所言則閭里以上凡

鄉州黨族遂縣鄙鄒皆有學但閭里之塾爲小學餘皆大學也

大戴禮曰王子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履小節束髮而就大學白虎通亦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曰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按大戴禮是王子入學歲數書傳前說是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入學歲數遲速不同程子止據大戴禮酌中爲定朱子從之

灑掃應對進退是其所行故於其節六藝非幼少能盡行故教誦其文灑者播水於地以浥塵掃者運帚於地以拂塵也實水于盤攘袂及肘堂上播灑堂中握手灑之節也如爲長者奠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掩之而退以箕自鄉而扱之如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搗又如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馨折拚母有徹之類是掃之節也扱音吸初弗運反鬣力輒反帚也搗又作揅舌也竝以涉反執箕以舌曰嚮也如先生問焉然則對如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入如長者不及母僂言母勸說母雷

同之類應對之節也。如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如侍坐於君子，請見不請退，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蚤莫，請退可也。之類進退之節也。

禮謂五禮吉禮祭天神祀地示享人鬼之禮，凡十有二。凶禮喪荒弔禮恤，凡五。賓禮朝宗覲遇會同問視，凡八。軍禮師均田役封，凡五。嘉禮飲食昏冠賓射饗燕脰膾賀慶，凡六。樂謂六樂雲門黃帝樂，大咸堯樂，大磬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王樂。射謂五射，白矢謂矢貫侯過見鏃，白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剡注羽頭高鏃，低去剡，剡然襄尺謂臣與君射，立襄君一尺而退，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剡矢，弁反，襄音讓。御謂五御，鳴和鸞和在式，鸞在衡，升車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逐水曲謂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過君表謂若毛詩傳云，褐纏旃以爲門，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是也。舞交衢謂在交道而車旋應舞節，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書謂六書象形謂日月之類，象形，體爲之會，意謂武信之類，止戈爲武，人言爲信，會合人意也。轉注謂

考老之類建類一首左右相注處事謂上下之類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諧聲謂形聲一也江河之類皆以水爲形工可爲聲 數謂九數方田以御田疇畧方圓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均分以御貴賤粟稅少廣以御積畧方圓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均輸以御遠近勞費盈朒以御隱雜互見方程以御錯糴正圓勾股以御高深廣遠衰初危反稟力錦反畧莫狄反朒女六反天子元子將繼世有天下衆子將封國爲諸侯以至二字包諸矣在其中諸侯元子將繼世有國衆子將爲大夫公卿大夫元士適子皆將繼世有祿位不問賢愚皆必當享若公卿大夫元士之衆子則與凡民同擇俊秀入大學焉

漢有秀才士之美稱也北史萬人之秀曰俊凡俊秀只是人才出衆之名

次第言小大入學之年節目言小學之節文大學之八條目

心得不是知得是此身体道而行理融神會契合之妙者所以著在躬行之下

日用如飲食起居皆是彝倫只是五者之常倫

性分是從天理大原頭分來底職分是見處地位君臣父子長幼朋友隨事合當做底

陵小山也夷平也陵夷言丘陵斜陀漸漸與地夷平教化漸廢至於無類此

誦傳先王之法兼大小學言之傳是傳之當時與下詔後世對說支者木之末流者水之末餘者食之末裔者衣之末支流餘裔却是止把水與衣二者來比謂支分之流餘末之裔也

規模節目以三綱八條對言則三綱爲規模八條爲節目謂八條即三綱中事也獨以八條言之則平天下爲規模上七條爲節目平天下是大學之極功然須是有上七條節節做工夫行至于極然後可以天下平

俗儒是害於內者異端是害於外者凡非聖人之道而別立異論者皆異端此是總名虛無寂滅又是其中目之大者老氏以無爲道而其用專以清靜爲宗釋氏以萬物皆空然後見其本性而以寂滅爲期聖學止是五常人倫一切都是實事全然相反戾 權變詐也謀陰計也術數小道智數也百家各自立意持

論人人不同諸子小說是也衆技陰陽卜筮醫藥種樹雜藝是也一切就功名者專以功利惑世百家衆技又以新奇詭異禍福射利之說誣民所以人皆眩瞽奔趨之不暇是故沈迷汨沒不復知仁義之歸是充塞而不能行也 雜出乎其間是俗儒異端之間蓋老釋二教雖背正道然其立言高遠又無塵俗勢利之趨故被他立得根基牢若可與正道角此外則必須依傍以成說故必出乎二者之間 漢藝文志權謀家兵法也數術家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也方技家醫藥之類也此序

行 蓋用彼名而所該者或廣 如月之晦如日之育如氣之否如川之塞晦育言不明否塞言不

反覆是展轉愈深而不可去底意沈如物沒於水而不可浮痼如病著於身而不可愈

戰國以來固是治少亂多然五季五十三年間五易代八易姓于時天下分裂爲十餘國爭地殺人無日無之至於弑父弑君篡攘傾奪權譎變詐無所不有人倫盡喪天理消亡自古以來未

有甚於此時故曰季世

治休美而教詳明

表而出之章而顯之

指歸趣向趣言其始歸言其終

私淑者私善於人孟子不得爲孔子之徒而私善於再傳之子思朱子不得爲程子之徒而私善於三傳之李氏此私淑字最切

經

經一章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下逆順兩言八條目共四十三字先王立學教人之法其餘皆孔子發明之言看三在字及古之字可見

凡言道有二意天理氣化運行不息者謂之道人由義理而行亦謂之道聖人贊易多言天之道餘經中所言皆是言人所行之道也此大學之道又非二者之謂却是言大學中教人脩爲之方爾如君子深造之以道之道

凡言德亦有二意得天理而存於心者德也行道有得於心亦德也此明明德字就得處言則是上一意及加明之之功而有得

於已然後有下一意

人之初生稟天地之氣以爲形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理無有不善則其性亦皆善所謂德也以其虛靈而能具萬物之理而可應萬事故謂之明德氣則有清濁淳駁之不同得清者爲智得濁者爲愚淳者爲賢駁者爲不肖此朱子所謂氣稟所拘及其有知又爲物欲牽引於外內有私意逐物而起此朱子所謂物欲所蔽也氣稟所拘就有生之初言之物欲所蔽就有知之後言之因此二者所得之明德竟被昏昧孝者當憑開發磨瑩之功變化其氣質消去其物欲使此德復明此明明德之意人之生同得此理與我無異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亦如我之用功明其德此新民之意

天以善理賦人而人受之存於心者爲性故性字從心從生是有此心即有此理也得此性存於心其本則盡具萬物之理其用則可應天下之事故謂之德然性是單說理德是就泊在氣上處說故如此光明洞徹縱橫妙用應物無窮不可雜氣言之然不可離氣言之蓋此理搭在正通氣上方能如此明若搭在物

之偏塞氣上如何會具衆理應萬事是故不可離氣言之也但不可道明德是氣耳此要體認

三句固是大孝之綱領分而推之則上一句爲下兩句之總綱領下一句爲上兩句之標的明德新民雖兩事對孝而新民亦是

明德中事

知止謂知至善所在定以理言靜以心言安以身言慮以處事言得謂得其所止

定靜安屬知慮得屬行定靜在事至之先安在事至之際慮在處事之時得在應事之後靜如不惑安如不動心朱子以不惑解不動心固若一般今且借此分開體認二節靜是明物理各見有定向後其心自然無紛擾故曰如不惑安是事來之時素有以應之如俗語不手忙脚亂故曰如不動心看孟子論北宮黝孟施舍曾子皆是就臨應事上說此安字與朱子所言略有不同然亦不妨通意試審思之

物即事也事即物也物有形而事無迹故互孝就明德新民以已對人言故曰物五者是一事之始終故曰事朱子語錄曰對言

則事是事物是物獨言則兼事在其中如仁者不過乎物所謂物亦只是事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此處上明字又與篇首上明字稍不同此謂推明明德之道於天下明德字包章首明明德三字章句使天下之人使字体贴上明字意

不曰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明明德者是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

凡言必先而后固是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既如此了然後如此然而致知力行並行不悖若曰必格盡天下之物然後謂之知至心知無有不明然後可以誠意則或者終身無可行之日矣聖賢之意蓋以一物之格便是吾之心知於此一理爲至及應此事便當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也須一條一節逐旋理會他日

揆合將來遂全其知而足應天下之事矣
八條目前段自下說上者明明德新民工夫後段自上說下者止至善之功効

格物致知以知言誠意以下以行言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此本字舉身而言上該誠意正心下對家國
天下厚謂家薄謂國與天下家者父子兄弟夫婦所在固所當
厚國與天下皆推此以接之故當薄其勢自然如此此非是教
人薄於遠正是教人厚於近也君子之學只是要明得分輕重
之分既明則家厚而國薄自不容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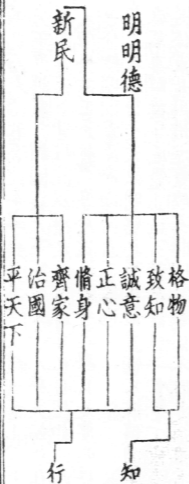
章句人之所得乎天原明德之所從來虛靈不昧解明字具衆理
應萬事解德字虛靈正說不昧反說作一貫看下惟虛故靈虛
是體靈是用惟虛靈故不昧虛靈是體不昧是用惟虛靈不昧
故能具衆理虛靈不昧是體具衆理是用惟其具衆理故能應
萬事具衆理是體應萬事是用又分看惟虛靈故能具衆理惟
不昧故能應萬事人之所得至萬事者也是明德正訓下三轉
却是說上明字但爲氣稟至有時而昏原其所當明然其本体
至未嘗息者證其所可明下言明之方復其初言明之之效
氣稟是內根物欲是外染氣稟濁駁有微甚則物欲所染有淺深
明明德是要變化氣質消除物欲氣稟已一定物欲則日增用
功者但要隨時隨事止遏物欲使不行開廓氣稟使通暢是皆

開發吾本有之光明所能至
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即是義理極處即中必至於是
是不可不及不遷是不可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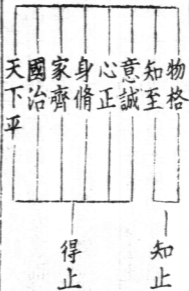
事理當然釋善字極釋至字

脩身以上至新民之事結八條目前節工夫而上至於明德新民
二綱物格知至至所止之序結八條目後節効驗上貫知止能
得五句而總於止至善之綱

三綱領八條目圖



止於至善



本末圖



傳首章

康誥者周武王封弟康叔於衛而告之之書克明德言文王之能明其德也。曾子引之解明德克字有力明字即上明字德字包明德字。

太甲湯孫之名湯崩太甲立不明伊尹作書以告之史官題曰太甲顧諟天之明命言湯之德也亦引之釋明明德顧諟上明字明命即明德就天付子處說謂之明命就人得之而言謂之明德。

顧諟動靜皆顧一息之頃一事之毫末放過便不是顧天之明命雖是就付與我處言然此明命即是萬物之理在裏面故於應事處才有照管不到便暗損了此明命。

帝典即堯典克明俊德史官贊堯之德亦引釋明明德俊德即明德。

第一節平說明明德第二節是明之之功孝者全當法此而用功第三節言明其德以至於大此明明德之極功皆自明也雖結上文自字有力明德須具自去明之方可。

傳二章

古人沐浴用盤盛水以杓取水澆身以杆承之苟訓誠猶今文言果能真能此一節自新即明明德之意

日日新是接續意又日新是無間斷不已意

第二節文公以新民爲自新之民蓋民心皆有此善才善心發見便是自新之機因其欲新而鼓舞之作字是前新字意新民工夫只是推充感化兩事明明德於上則感而自新又因其自新之機推其有餘而引導勸誘之則民德日新矣

第三節周雖舊邦文王明明德而及於民政教日新初受天命日新一節言自新接上明明德作新民是新民工夫其命維新言新民功效第四節無所不是指言明明德新民兩事用其極言兩事皆止於至善下接至善傳

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意却只於中可見

傳二二章

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畿王者所自治王畿居天下之中四

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猶事中各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也

緝熙與敬止是文王作聖功用緝熙是接續光明謂明德常明無時止息而又敬而行之則事二得其當而止於至善也緝熙体上言敬止用上言爲人君以下是曾子之意言文王止於至善者如此君臣父子交是事仁敬孝慈信是五者之則即至善也此五者人倫之大故曾子提出言之天下事無大小皆有至善所以貴於窮理而力行

五止是曾子就文王之德之實而言使孝者效之亦無不敬而止於至善也如文王之視民如傷發政施仁必先矜寡孤獨無凍餒之老罪人不孥之類止於仁也崇侯諧文王欲叛紂怒囚之姜里文王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乎及既釋之乃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止於敬也禮記言文王爲世子事王季之節及言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如欲色然止於孝也尹子慈其子莫大於教

之使成聖賢之德文王之子武王周公爲聖人康叔封聃季載
爲賢者畢公召公亦以爲文王子則止於慈可見矣文王治岐
耕者九一仕者世祿平糶芮之田而歸者四十餘國又如文王
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又如汝墳詩言魴
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則止於信可見矣

淇澳之詩美衛武公之德也此節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章
句謂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治之有緒謂先切磋而後可磋磨
循序而進功夫不亂益致其精謂既切磋而又須磋磨求其極
至工夫不輟切磋曾子以喻孝是就知上說止至善講習討論
窮究事物之理自淺以至深自表以至裏直究至其極處琢磨
曾子是就行上說止至善謂脩行者省察克治至於私欲淨盡
天理流行直行至是處瑟兮以下皆以效言瑟兮個兮曾子謂
恂慄是德存於中者完赫兮喧兮曾子謂威儀是德見於外者
著

賢親樂利金先生曰賢其賢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崇其德也親
其親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象其賢也樂其樂者風清俗美上

安下順樂其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屢安居樂業沐其餘澤也

邦畿一節言物各有當止之地只平說止字綿蠻一節言知止穆穆一節言止於至善淇澳一節言明明德止至善於戲一節言新民止至善

章句丘隅岑蔚之處是山岑銳翁蔚之地岑銳則網羅弓矢不可到翁蔚則鷹隼不可及可謂知其地之善而止之

朱子注文王之詩曰緝績熙明亦不已之意言穆二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注載見俾緝熙于純嘏曰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於純嘏也注敬之孝有緝熙于光明曰績而明之以至于光明而注此則曰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或問曰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善也以三詩之注例之則此熙字非指光明之實乃緝之熙之是繼續之光明之也其重在敬字謂緝熙其敬而自然止至善也二詩言緝熙純嘏緝熙光明而此詩則緝熙其敬也

精是明白之至理指五事而言微且及五事中纖悉之事及每事之

間曲折隱微處

推類盡其餘推君臣父子國人之類而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仁敬之類知其餘有夫義婦順兄弟友弟恭之則又推凡天下之萬物衆事亦莫不有至善之所在

嚴密是嚴厲縝密武毅是剛武彊毅曾子以恂慄釋瑟僞而朱子謂恂慄者嚴敬存乎中金先生謂所守者嚴密所養者剛毅嚴密是不羸踈武毅是不頽惰以此展轉體認則瑟僞之義可見宣著盛大是四字兩意總解赫喧二字

講習討論是一串說省察克治是兩節意既講之又重習之復討論之言之轉密省是內自警省察是密察精詳此求已有未善也克者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善也饒雙峯曰咏嘆言其詞淫佚言其義淫佚者意味溢乎言詞之外也

傳四章

聽訟是新民之末節治國平天下豈專在聽訟乎况齊家一條聽訟更用不著古人言語不急迫雖是解經亦偶取聖人兩句來

說一事以爲例爾此章當自下看上從大畏民志起聖人言爲人上而聽斷獄訟得其平我亦與衆人無異然爲治者致民有所訟方爲之剖斷亦未矣必使民皆無可訟之事乃得其本也此語有未發之意故曾子引之而續以明之其意蓋曰何以使民無訟蓋上之人能使無情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天下事是非自有一定爲人不肯認己之非而妄與人爭故致訟及至訟庭亦以非爲是用虛妄誕謾之辭強辯力爭以惑上聽上之人爲其所誑而亂事之真是非則人無所忌憚訴訟者紛然而起無實之言旣不行則無訟矣又言何以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必大有以畏服民之心志然後可然此句猶是歇後語不曾說破何以使民志服是使讀者自思其實德明便可服人心此謂知本一句只是結聽訟之本不是結凡新民之本詳讀可見

聽訟是新民一端新民末也然須有其本本卽明明德也我之德旣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言凡人爭訟必有一直一曲只是爲聽訟者可瞞故雖理屈者也敢來爭若聽訟者

德既明則人自不敢欺人既不可欺其上則不敢爲惡不敢飾非而民德亦新自然無訟可聽如虞芮爭田不敢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

傳五章

此謂知本饒雙峯云知本只是物格二字之誤知字仿佛與物字相類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此說亦有意思若如此則兩句總是格物致知章結句爾不必作衍文

大孝在禮記中其次第錯亂不齊程子曾正之而未盡朱子重正之分爲經傳其餘傳與經相合皆有條理惟格物致知無傳而大孝工夫始於格物若無傳則格物無用功之方朱子取程子之意爲格物致知傳致知在格物是推極我之心知在窮究事物之理只是一意但在我在物不同耳所以只作一傳不分爲二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是先解致知即是格物一事見在字意明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是推知與理之原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是言氣稟拘物欲蔽者不可不致格大事始教是言大孝教人以格物致知爲始謂是

大孝用功起頭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
以求至乎其極此正是格物用功處但只把致格兩事統說在
裏惟極我之心知在窮究事物之理格物之理所以推致我之
心知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是言格物本是逐一件窮究格
來格去忽然貫通如知事人之理便知事鬼之理知生之道便
知死之道又如曾子問一貫之說便說出忠恕來蓋事雖萬殊
理只是一曉理之在此事如此便可曉理之在彼事亦如此到
此須有融會貫通脫然無碍如冰消雪釋怡然渙然處格物工
夫至此方極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言格物於一事之中須
推明得到底透徹全無疑碍方是然後又去格一物不可於一
事之中做半節工夫了便且住譬如看文字且於一章中窮究
其訓詁辭語旨意隱微處無不洞曉了然後看第二章此是一
物中表裏精粗無不到事二如此詳細是衆物表裏精粗無不
到天下事物至多固不可件二窮格但格得物多後不揀見甚
麼物來只把這道理格將去自然貫通文公曾把破竹譬喻大
意謂初破時逐節破數節之後一直破開去更無凝滯此喻最

切吾心之全体大用無不明全体即前具眾理大用即前應萬
事程先生教人格物有三事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
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文公取在格物致知或
問中然三事又當以讀書為先

表裏精粗事事皆有且如子之事親其道當孝此是表如孝經一
書之中有許多節目又諸書言孝節目不一此是裏粗是節目
中之所當然謂其間事為禮節也精是節目中之所以然謂事
為禮節中之至理也

此章須兼看或問

傳六章

誠意只是着實為善着實去惡自欺是誠意之反毋自欺是誠意
工夫二如是誠意之實自慊是自欺之反而誠意之效慎獨是
誠意地頭

欺慊皆言自是意之誠不誠皆自為之自欺者適害己不自慊者
徒為人曾子以毋字禁之使人凜然知所戒又以二如字表之
使人知所趨

惡惡臭好好色人人皆實有此心非偽也二如字曉李者當實爲善去惡若惡惡臭好好色之爲也此二句作兩層看

前慎獨以心言後慎獨兼所處言

潤身体胖已含脩身意

此章第一節誠意正義二節誠意之反三節惡誠中形外四節善

誠中形外

誠意是致知以後事故章句曰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

苟且是去惡不決徇外是爲善非爲己也

章句於經云意者心之所發發如言初動處又於慎獨云審其幾幾亦是初動處此固言心纔動便要實然心以体統言意即是心發而應事處初動固要誠應事至於終亦要誠若只是初發人未知時要誠及至事形之後却不必誠可乎慎獨而謂之審其幾者是一動便須誠其實直至事之終首尾皆誠不然則發已形見了此時於工夫却何所屬又不可入正心之目也下文言小人間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則是著於事爲明矣而亦曰慎

獨又十目所視指及潤身體胖皆歸之誠意則意字相關前後始終可謂分曉

銷沮閉藏銷沮出於無心閉藏却是用意大凡爲惡亦是有此氣充此惡念行出此小人平時可謂張王爲是他已曉得惡不可爲故見君子之專爲善者一時慚愧前張王之氣銷沮自不可留於是暫爲善以閉藏不善厭鄭氏讀爲蟹注閉藏貌朱子加銷沮字是閉藏之原若不銷沮則不肯閉藏也陸氏有烏斬烏斲兩音說文斲滅反釋曰中黑也正是暗晦意思今宜讀從烏斬

用力之始言致知用力之終言誠意序不可亂謂致知然後誠意功不可闕謂致知又不可不誠意

傳七章

有字當重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四者是人不可免者但不可有之於心若一事有之於心則應他事皆不合理即是心不得其正

集義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分限應去都不關

自家心事纔繫於物心便爲其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或是
事未來而自家先有這箇期待底心或事已應過去了又却長
留在胷中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這都是爲物繫縛愚
按朱子說此三箇有所可謂推明詳盡子莫執中事未來之有
所也莊周緣督應事際之有所也顏子不遷怒事過後不有所
也

事未來不可有意事已往不可留心

忿懣四者情也中庸言喜怒哀樂禮運言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是
情之名聖賢隨事提出告人所以不同

前言心不正是心雖在所應事上而情之用不當或以怒應當喜
者或以樂應當哀者後言心不在是心不在所應事上謂身心
全不相關所以前節便要察後節便當敬

雙峯謂心不正以義理言心不在以知覺言

大率忿恐好憂四字稍輕下四字尤重此章兩節前節說正心後
節說脩身

四者心之用固人所不能無傳是有所二字爲重事來感此心隨

其輕重大小以理應之而適於中事既往則此心便消釋如此則不是有所事來動此心被他著得重則應之亦重如忿至於懷恐至於懼好至於樂憂至於患此是有所或固滯於心而以忿懷應當喜者以好樂應當憂者亦是有所蓋四者便是喜怒哀樂但喜怒哀樂是平說此稍不同忿懷怒也但忿是怒之暴懷而怒而有志結意好樂則喜與樂也但好樂字有力而近於欲恐懼憂患皆哀之類也但恐而至懼憂而至患皆有過當意金先生謂此四者重累其辭即是情之勝而滯之深也朱子用欲動情勝字蓋欲動是事來之初情勝是應事之際若此事已往情猶留滯移以應他事而不當亦情勝也

傳八章

蓋意誠以下言誠意然後能正心然或以下言既誠意又須正心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情本十事以其意思相似作五句親愛畏敬哀矜是好上事教情賤惡是惡上事此十事亦日用常行必不可去者但不可偏一偏則非好惡之正

金先生曰教情只是常情之所忽如卑幼婢妾之類若一向偏於

忽之則亦有不知其善之弊又曰前四事是心上失故在正心章此五事在事上失故在脩身章

誠意章正言工夫又反復言其弊正心脩身兩章皆是反說其病緊要工夫只在誠意既誠則所行都是善一邊事但恐遇事時又有未盡善又要逐節闕防

傳九章

孝弟慈三字是自脩身上說來以求齊家之原人自能盡孝弟慈之道推之治國便是事君事長使眾之道

保赤子是父母愛子之心如保者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况民之能言而意易曉者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遠矣前言孝弟慈而此獨就慈上言者蓋治國是上之撫下故專就愛民敷言仁讓必一家方能一國化貪戾只一人便能一國亂至於饋事又只在人之一言以此見爲善難爲惡易不可忽如此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一句只就桀紂上說桀紂雖惡其出令亦未嘗不善只是民不從而從其好

藏乎身不怨是存乎身者無可推之道

孝弟慈而爲事君事長使衆之道是善底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仁讓貪戾而國皆從是善惡兩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繼一家仁讓一國仁讓而言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繼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而言

宜其家人詩中本言女子能宜家曾子引此以明孝者德化行於閨門之內而使女子能宜家進一進說第三引詩而言父子兄弟足法亦是我之威儀全無差忒誠心德化感格上下而父子兄弟之慈孝友恭皆可爲天下法然後民法之也

三引詩自內以至外婦人女子最難於化而夫婦之間常人之情最易失於動不以正化能行於閨門則德盛矣故引詩言夫婦爲首而兄弟次之總一家言者又次之

治國平天下一曰感化二曰推充已有德人感而化於善者上也推此道而充廣者次之然人不能盡化而所觀感者亦未必盡天下之事故須有禮樂政教使人有可效之法是以大孝中皆具此二意此章章首至成教於國是化三所以是推保赤子是

就慈所以使衆一條上說是推仁讓一節是化帥天下一節是化有諸已無諸已是推三引詩是化

傳十章

此章分作四節看自章首至失衆則失國爲一節自是故君子先慎乎德至不善則失之爲一節自楚書至驕泰以失之爲一節自生財有大道至蓋終爲一節四節中又分爲小段看

第一節專反覆言絜矩分五段

第一段老老長長恤孤是直從齊家上說來即前章孝弟慈也老老長長恤孤是上之人能盡此則足以感於下興孝弟不倍是下民觀其上而化之好善惡惡人心所同故上之人盡孝弟慈而民便興起可見人同有此明德而易化矣則上之人凡所好惡民無不同者然天下之大兆民之衆須有規矩制度使各守其分以遂其孝弟不倍之心而不拂其好惡之情然後可不然則上下無節不能均平齊一也是以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品量位置以爲之限則天下無不平矣故有絜矩之道上三句是化絜矩是推

九章言孝弟慈十章亦言孝弟慈九章是推充是正說孝弟慈者脩身也所以齊其家推而治國者也十章是感化是發凡說上之人孝弟慈下之人便能如此則是凡上之人所欲得者下之人皆所同欲既爲人上則境內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則無以成治平之功然而地大民衆必有規撫法制然後可以周徧而公平故須度義以處之故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平天下之道在絜矩絜矩之原在識其端而推已耳所推者只是好惡兩面在上者己之好惡無不得則使人人各得其好惡至於大小高下厚薄則隨人所當得之分

矩以器言即木匠之曲尺也以義言則方也總言則用曲尺以度方絜矩只是度義兩字

第二段專釋絜矩之義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自守所當得之分不侵越出外上之人如此則下民化之亦循其矩而不敢侵其外也

且如君十卿祿爲君者但於十分之外多有所取若不損百官便是損於民我所得既多它所得必少此即是不能絜矩凡事

皆是如此

第三段言上之人能如愛子之道愛其民則下民愛其上如愛父母然愛民之道不過順其好惡之心而已大約言之民所好者飽暖安樂所惡者飢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之事加之則愛民之道也

此段言能絜矩之效

第四段節南山詩家父所作其首章曰節彼南山維石岩岩赫赫師尹民具尔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赫赫顯盛也師太師三公悒悒也談言也卒盡也斬絕也監視也上兩句與兼比体下六句賦体言截然高大之南山維見其石之岩岩然此赫赫然尹氏居太師之位乃下民之所瞻望者今乃暴虐無道下民憂之其心如火焚悒悒憂之極而不安處也甚而至於不敢相戲言語可謂極矣如此則國家既已終至斬絕汝何不監視之乎此家父知下民困於尹氏之虐而爲此詩也大率只引上四句則下四句意亦在其中凡引詩書皆是斷章取義此處却當兼下文看尤見分時言爲人上者赫然如此則

當謹絜矩之道不可稍有所偏偏則爲天下僂

此段言不能絜矩之害

第五段引文王詩言殷家未失衆之時則能配上帝既失衆之後則不能配上帝矣當監視之而知天之大命不易得也命不易即喪師而不配帝也下得衆言未喪師失衆言喪師也

此段結上文兩段得衆得國結能絜矩之效失衆失國結不能絜矩之害

第二節言爲人上者明德爲本而財用爲末財固是國家所必用而不可無者但當脩德爲本絜矩而取於民有制中分五段

第一段君子先慎乎德至此有用言德明而人服有土而有財

第二段德者本也至施奪言當脩德而絜矩取民財有制

第三段財聚財散兩句財聚民散言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財散民聚言能絜矩取於民有制之利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生年年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

第四段言悖貨悖四句又以言之出入比貨出入不能絜矩取

於民無制之害

第五段引書以結之與前文王詩相應

第三節言用人蓋治天下之要專在於用善人故也中分七段

第一段引楚書楚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曾子取其意而言金玉不當寶惟當寶善人

第二段語見檀弓蓋重耳出亡在外而有父喪秦穆公使人弔之意欲使之爭國而舅犯之言如此大孝引之其意若曰豈惟不寶金玉至於國家之利亦非所寶而惟寶人也

此兩段承上內德外財之意而起下用善人之說

第三段引秦誓專言爲政者好惡之公私此段又當分作兩截看尚亦有利哉以上是一截以下是一截每節當假作三人休休中心樂易之意有一个臣其心誠一樂易而能容物者此

以在上爲政者言有技以才言彥聖以德言上面斷斷休休之人見下有才有德者則能舉用而容之便可與國家而利及子孫衆民此一截言能絜矩而以公心好人

下截人之有技上自然會斷斷休休之反之意謂有一个臣其心偽雜傾躁而不能容物者見有才者妬之有德者阻之使不得進既不能容引善人則惡人進以敗其國家而不能保子孫衆民此一截言不能絜矩而以私心惡人

第四段言能絜矩而惡惡得其正所謂放流則放流上文媚疾蔽賢之人朝廷之上惡人既去則善人方得通下又以仁人總結之言能絜矩者也

第五段言絜矩而薦賢當速退不肖當遠

第六段言不能絜矩而好惡之反

第七段以得失結之忠信善人也驕泰惡人也忠信則能絜矩者也驕泰則不能絜矩者也此節雖主用人言然爲君者自忠信則能用忠信之人其原又在上

章句謂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第一得失以人言之第二得

失以事言之第二得失就心上言至上之人心不善則事皆不善而失之故曰語益切

一能絜矩不能絜矩之得失二尚德尚財之得失三用善人用惡人之得失大率絜矩則得之絜矩則失

第四節言生財之道前節但言內德而外財此節直言生財之方而生財當用君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中分五段

第一段正言生財之方呂氏解極明白切當而朱子謂務本節用尤為精密生衆為疾務本也食寡用舒節用也

第二段言仁者外末不仁者內末即前節內德外財之意

第三段言內本外末之效絜矩章本多是推意此段却是化第四段言上之人當絜矩不可侵下之利雖養雞豚之小利尚不可與民爭而况為君者專事聚斂以虐民乎

以利為利快目前之意而為禍深以義為利不過儉目前之用而福自遠

伐冰之家章句謂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周禮天官凌人祭祀共冰鑑大喪共夷盤冰共音恭鑑胡監反甕大口者春夏

祭時用鑑盛冰而致祭物於其中以禦溫熱之氣防其味之變也夷尸也夷盤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實冰其中而以尸床置其上所以寒人死之尸也

此段言君子能絜矩而生財之利

第五段又言有天下者當用善人若用惡人至於天災見於上人害生於下國勢將崩此時雖有聖賢欲來扶持亦不可爲再三戒用人之詳也

天災如日食星變水旱蝗疫皆是人害如民心怨叛寇賊姦宄兵戈變亂皆是

此段言小人不能絜矩而生財之害

此章大意治天下在乎絜矩而絜矩於用人取財處爲要然得失之幾全在忠信驕泰上發於心者忠接於物者信則事皆務實好善惡惡皆得其正而能盡絜矩之道存於心者矜驕行之以侈肆必不能絜矩則遠正人而讒諂聚斂之人進矣故忠信驕泰治亂之原也

讀大學叢說

讀中庸叢說上

東陽許謙

序

中庸專言道故起首便言道學道統道學主於學兼上下言之道統主於行獨以有位者言之至孔子之生他無聖人在位則道統自在孔子凡言統者學亦在其中學字固可包統字

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此是言堯舜以前夫子翼易始於伏羲今之言聖人者必自伏羲始然自開闢生物以來即有首出庶物之聖人與天同道而立乎其位者但前聖所未道故不知其名此但言上古聖神蓋混言之又不如大學章句序專以伏羲為始也

聖人大率有兩等有自然之聖生知安行所謂性者也有學而成之聖積而至於大而已化之所謂反之者也此不言聖人而言聖神是指性之自然神明不測之聖也此言上古創始有位道與天合之聖人言動皆可為天下法則者為道統之始下此皆是

接傳其統者

繼立二字不要重看天道流行無物不在衆人所不能知惟神聖自然與天合而言動皆可爲萬世標準非是有意繼續天道特爲人而立法也

論語堯曰咨爾舜至天祿永終王文憲以爲舜典脫簡當在舜讓于德弗嗣之下此正傳心之要也

理與氣合而生人心爲一身之主宰又理氣之會而能知覺者也人心發於氣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也然此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有發之正不正尔非全不善故但云危謂易流入於不善而沒其善也道心發於理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是也亦存乎氣之中爲人心之危者晦之故微而難見心只是一於心上加人字道字看便見不同若只順讀人心道心字却似有二心矣謂之道則是天理之公謂之人則是我身之私雖我身之私亦非全是不善因身之所欲者發而正即合乎道而爲道心之用矣如鄉黨所言飲食衣服之類皆人心之發在聖人則全是道心君子於每事皆合乎理義則亦無非道心也大抵人

心可善可惡道心全善而無惡

朱子書傳曰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 大旨皆同而傳注與作文之體自不同故此語尤簡潔易看

人心是所欲爲之事道心是發應事之理人心聽命於道心只是事皆順理 危者既安則便是道

微只是隱微之意故難見今添妙字是貼觀微字說不必重看

精則察夫二者之間是察人心道心之間要察到疑似纖毫之際

此言心是指動處當時告大禹故言如此若學者則用格物致知之功辨別衆理明至善審然後可精其動處也

私字就形氣上來善既見此形氣而成人則此人爲一人之私故必欲得於外以濟乎已所以易流於欲下當與公字對却用正

字者謂性命之正則是得之於天者固與天地人物同言正則公意自在其中而正字於已切

繼往聖開來學此學字應前道字字前道學是總包上古以來相傳者此字是夫子教後人者言繼往聖是明夫子教人亦是述上古聖聖相傳者耳則子思所憂者宜專指夫子之教哉更迭交互推演細繹

切言深要詳言周備憂深爲道之不明也故言之深而要慮遠恐久而復失也故說之周而備

天命即道也能率性即道心也擇善者察之精也固執者守之一也時中即中也惟君子爲能執之也

綱維言道體之大綱奧言意即目之詳及精密隱微之理明言綱維盡言緼奧

孟子推明此書謂見之行事及著七篇

上言異端下言老佛是異端至多揚朱墨程許行之徒以及諸子百家各立門戶議論不合聖道者比是

爲其弥近理所以大亂真蓋其說宏遠幽微陳說道德指明心性

或有類乎吾道之言故爲所亂非如百家之淺近易見也然而
道德非聖賢所言之道德心性非聖賢所指之心性固亦不難
辨也僅無中庸之書則吾道反晦而不明學者莫知所從又焉
得辨之乎

裳之要衣之領皆是總會處

章句輯畧或問三書既備然後中庸之書如支體之分骨節之解
而脈絡却相貫穿通透中庸一書分爲四大章如第一章十二
章二十一章皆言其畧而餘章繼其後者皆詳言之三十三章
又一章之詳者詳畧謂此巨謂綱維細謂縕奧諸說同異以下
專言或問

中庸

中庸大學二書與論孟二書不同論孟或聖賢自立言教人或隨
問而答或記聖賢出處動靜日用皆是一條一件各見意趣庸
學皆成片文字首尾備具故讀者尤難然二書規模又有不同
大孝是言孝中庸是言道大孝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尋求
中庸贊道之極有就天言者有就聖人言者有就孝者言者廣

大精微開闔變化高下兼包巨細畢舉故尤不易窮究
中庸德行之至極夫子嘗言之故子思取以名篇

解題

偏則不在中而在一邊倚則斜迤而不正過是越過於中不及是
未至於中不偏不倚是豎說中字指未發之體而言無過不及
是橫說中字指已發之用而言此皆是反說以四旁影出中字
平如地之平而無杌隉危處常者一定之理無詭異又常久而
不可變易惟其平正便可長久奇異險怪便不可長久平橫說
常豎說此是正解庸字總而言之惟中故可庸中而又須可庸
乃中庸之道

程子謂不偏之謂中固兼柔動靜朱子不偏不倚則專指未發者
譬如置物不偏者在四方之正中不略近東西南北之一邊不
倚者非傾倚於一邊而不正以心體而言不偏者渾然中正而
無頗不倚者不著於喜怒哀樂之一事雖皆指未發而言然自
有兩意不偏指其體之本然不倚指其用之未發

常字該前後自前而言則常定而無異自後而言則常久而不易

不偏不易兩句是中庸之訓話正道定理兩句是釋中庸之義
始言一理者首率是也約而言之首三句是也又約而言之天命
之謂性一句是也末合爲一理者末章是也約而言之不顯惟
德以下是也究其極言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二語是也

首章

首三句言性道教之名義總人物言之而主於人率性之謂道一
句該上句而貫下句故篇中皆是說道而性教在其中蓋氣化
流行不息者天之道也是理也人得天道之流行者爲性當順
此而行者人之道也所謂率性也亦是理也然率性惟聖人爲
能之聖人之治己則盡己之性接人用物則盡人物之性以衆
人當率之而不能以失其生之本故以己之安行者品節之以
爲教使各知治己接人用物之道處之既各得其宜則人與物
莫不各得遂其性矣如此則雖開說各義而未嘗不貫穿爲一
也自道也者至篇終皆是明人當行之道而教其進之之方也
首三句是總說人物第三句脩道固是人上意思多然聖人處處
亦和物都脩了物雖不可教是教人處物之道如春田不圍澤

不殺胎不斃夭草木黃落斧斤入山林魚不滿尺不粥之類皆是順物之性而成就之不逆生意之意如馬絡頭牛穿鼻亦是也斃於表反夭烏老反

性即理也在天地事物間為理天賦於人物為命人物得之以生為性只是一物所為地頭不同故其名不同

理存於心故不可須臾離不可者有贊其不能離之之意有戒其勿離之之意

不睹不聞己之不睹不聞也獨若人之不睹不聞也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對說此言其定體如此戒慎恐懼與慎獨對說此言脩之之方前一節是操存即致中之事後一節是省察即致和之事

戒懼不睹不聞謂但於不接物不當思慮時常敬以存其心究其極則至於無所睹聞之際亦當戒懼工夫至此而極密非謂止於不睹不聞時用功尋常只恁悠悠過故章句謂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玩常字雖字亦字可見蓋戒懼慎獨兩事包括定心之動靜故凡非有所主之思慮及接物時皆在戒懼界

限裏如此看然後與不可須更離一句意脉相接續

經中於不睹上用戒慎字不聞上用恐懼字雖是分說其實合說
蓋不睹不聞只是無聲色無可見聞處非有兩端故章句總用
敬畏字以敬字體戒慎畏字體恐懼下又總言雖不見聞亦不
敢忽只是兼舉互見今且先當分戒懼與慎獨兩項界限蓋慎
獨是就裏面說出戒懼是就外面說入但起念頭處便是慎獨
境界無所思而有所睹聞自外來者皆屬戒懼境界獨是心欲
應事見聞是事來動心界限亦甚分曉不睹不聞是就極處說
章句用常存字雖字亦字皆是補貼起此意蓋心意不動之時
自有睹聞至於無所睹聞皆當敬畏然至於不睹不聞之地則
敬畏之工夫尤難但用意則屬已發矣愚嘗妄為之說曰當此
之時此心當無物而有主然又要看得真會得活若著箇物字
主字而欲無之有之則又大不可矣以此體之而實存之久當
自見言愈多則愈為病矣

或問戒慎恐懼工夫如此與不思善惡及致虛靜篤之說何以異
曰冰炭不相入也彼學專務於靜吾道動靜不違彼以靜定為

功惟恐物來動心故一切截斷然後有竟聖人之孝事來即應
事去則靜應事時既無不敬至無所睹聞時亦敬以存之自然
虛靜惟虛靜故愈靈明而發以應事無不當雖無睹聞若有當
思固思之無害但所思者正爾非以靜爲功而置心如牆壁也
諸書不曾言戒懼工夫惟中庸言之蓋子思自性上說來孝者欲
体道以全性若無此工夫則心未發時可在道之外邪
天者理之所出心者理之所存心知即理動理動即天知故有萌
於心則著見明顯莫大乎此豈必待人知之乎

中庸慎獨兼大學兩慎獨意大學慎獨是誠意地頭故先專主於
心而後乃兼於身中庸前旣言戒懼工夫故慎獨兼外說章句
謂隱是暗處又曰幽暗之中此兼内外言之細事非是小事是
事之未著者二者皆是人所未見聞者亦只是毋自欺之意
致中和是戒懼慎獨推行積累至乎極處則有天地位萬物育之
效驗

致中是逼向裏極底致和是推向外盡頭
位育以有位者言之固易曉若以無位者言之則一身一家皆各

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若心正氣順則自然睟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理是位育也以一家言以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順以弟友接而兄弟和以敬處而夫婦正以寬御而奴僕盡其職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育位也但不如有位者所感大而全尔

此章首言性道教之義次又言性情之則而兩節工夫止是戒懼慎獨兩端致則極乎此二者也致中是戒懼而守其未發之大本所以養天命之性致和是慎獨而精其中節之達道所以全率性之道前後只是性道兩句工夫而教在其中其用功處只有戒慎恐懼慎致六字而已

此書以中庸名篇而第一章乃無中庸字未發之中非中庸之謂也蓋率性之謂道一句即中庸也此句總言人物是說自然能如此者在人則惟聖人能之是中庸也若衆人則教之使率其性期至於中庸也

章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蓋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有通塞之不同則隨所遇有生人物之

異氣通者爲人而得人之理氣塞者爲物亦得物之理雖曰有理然後有氣然生物之時其氣至而後理有所寓氣是載理之具也故章句先言氣以成形後言理亦賦焉

天生人物是氣也而理即在其中理主乎氣氣載乎理二者未嘗可離故本文天命之性雖專言理而章句必須兼氣說若不言氣以成形一句則理著在何處安有所謂人物蓋言氣則有善有惡言理則全善無惡故子思專舉理以曉人謂此理具於心者謂之性即道心也率者循此而已脩者品節此而已學者學此而已自可欲之善進而至於大而化之全此而已章句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是總說却分言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兩句下猶命令也一句獨接理亦賦焉說於是人物之生以下却是專說理以釋性字蓋若不兼氣來說則教字說不去既全是理則人無不善又何須教

動靜開闢往來屈伸只是兩端而已故古之聖人定陰陽之名然消者不能遷長暑必不能遷寒皆有其漸故又定五行之名五行之名既立則見得造化或相生以循環或相制以成物錯綜

交互其用無窮矣然而陰陽生五行而五行又各具陰陽亦不可指其先後也

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爲健順五常之德蓋健是陽之德順是陰之德五常是五行之德七者亦皆因氣而有此德人物雖皆有只是人全具而物得其偏如馬健而不順牛順而不健虎狼父子有仁蜂蟻君臣有義而無他德之類

健者陽之德順者陰之德五常者五行之德然此健順不是言乾健坤順就造化上說此是就人物上言其性自具此七者

性中只有五常而此加健順是本文陰陽而言也五常固已具健順之理分而言之仁禮爲陽爲健義智爲陰爲順信則沖和而兼健順也錯而言之則五常各有健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可踰非順乎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謂順理之自然者行之即是道率字不是工夫只是順說蓋中庸首三句且只說性道教三者之名義及聖人品節爲教之後下面方說學者工夫

品節是品量節約

氣稟或異應上氣以成形說此其所以聖人立教也

人物所當行者固人物各率性之道然唯聖人能盡己之性而盡人物之性故可品節之以己之所能者使人能之以物之所當然者使人用之

人之所以爲人一句代天命之謂性一句蓋言性則人物之所共者此段言人只就人性上說中庸是教人全性之書故也人全其性亦只是盡爲人之道而已

天地萬物本吾一体章句前面皆言理言性到此乃言体字蓋理性無形恐難体認此則就實處言之包下心氣二字父母之於子同体而分形天地乃吾之大父母彌之身本大父母之遗体惟其一体也故吾心可感天地之心吾氣可感天地之氣而其效驗如此但致和主於行事中節而言不但在我身之氣順萬物便能育也與上心正即能感天心之意頗不盡同此言當細体認蓋萬物育不專在默然感應須要所以處物之道施於政事者得其宜則是事雖在外乃我在內之氣得以達之須著如此

此轉一轉看

兩箇一体字意不同

二章

語錄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而不中即正未必中此說極好比並体認

小人反中庸小人而無忌憚平時既有小人之小而臨事為惡又無所忌憚縱意而行反字是用力字謂他故意反中庸之道行之蓋此小人非但是愚者而已

章句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為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為中是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

章句二又字是眼目

章句上既言隨時處中矣下却言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時中當是慎獨事而言如此似有可疑今詳朱子意蓋以本文但言君子中庸未見有專指用處意且安有無体之用故復如前解題

而全舉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是則所謂君子中庸者体用兼全動靜一貫者也故下文先言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處中以德字貼觀在君子字上其下却云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戒懼是言平日存中之体應上德字而無時不中則發處皆中庸矣君子而時中時字當用力看便見意中庸一篇凡七章有中庸字餘六章皆與此不同故於此章全解次章則曰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是從用上說以三章為例則後章從可知八章又曰行之無過不及二十七章曰不使過不及可見與此君子中庸一語不可同論

三章

論語言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章上無德字下有能字此能字即所謂德也但論語言中庸之德此言中庸之道

四章

道不行不明非是人不行之不明之是言道自不行於天下不明於天下謂大道窒而晦也
知賢者之過當作兩層意看大率道者極乎中而已兩道字便是

中所謂過者過乎中也。稟氣清而淳者則爲聖人知之至行之
及自合乎中稟偏於淳者則爲知知者唯務於知既不以行爲
事則所知愈至高遠而過中矣。稟偏於淳者則爲賢賢者唯篤
於行既不求知其至則所行必至激切而過中矣。此止就正理
上看若知者如老釋之空寂賢者如沮溺之遠道又如下索隱
行怪之類是又非正道而過於中者須作兩意看方盡得知賢
過中之義愚不肖之不及却只是一般

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
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又總於知蓋二者
皆欠真知尔若真知理義之極至則賢者固無過智者亦必篤
於行不徒知之而已矣

不足知不足行正言知賢者之心蓋是他心唯通這一路更不管
那一路

五章

前章主於知此章主於行蓋知然後能行既知之又須能行故此
二章發明次第如此

金先生曰第二章以來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之久賢智過中庸愚不肖不及中庸總嘆曰道其不行矣夫故自六章以後開示擇道中庸之方在智仁勇三達德

六章

好問是有疑而問於下如臣如民下至芻蕘無不詢之察迹言是於所問而對者及下人之言凡達於上者雖淺近必詳察其理古者民俗歌謠必採之以觀民風亦察迹言之類

舜固聰明睿智而不自用故好問察迹擇善而用其中此所以愈成知之大聖德固是如此然或有見聞所不及必須問而知者民事幽隱因芻蕘之言而聞者則亦揚善用中故必兼此兩意看

執兩端而用中謂衆人所言於此一事雖同於善然却有處之厚薄不同却將己之權度在心者度而取其中或在厚或在薄必合於此事之宜者行之

章句廣大謂隱惡而不宣光明謂揚善而不匿言惡者掩覆涵容足見其量之廣大言善者播告發揚足見其心之光明

權度精切舜本然之智也又好問察迹欲周天下之細故也此其所以爲智之大也歟

七章

其義在於不能期月守中庸以起下章之能守意不在罟獲陷奔以不知意承上章之知以不能守中庸起下意之能守

八章

擇字兼知行惟知之明乃能擇旣擇卽見之行事所以下面只說守不再說行擇是當應事之時守是事過之後常守在復遇此事又如此應皆合中庸服膺是守也弗失又覆說守之固也舜知是全体之知顏仁是每事之仁凡已擇乎中庸者固仁矣而應天下之事猶擇之未全也每得一善則服膺弗失守之者固日新其德則漸可全也三月之違可見此意

人之於道不過知行兩事耳知者智也行者仁也四章旣言道之不行不明然所謂愚不肖者固易見不足論惟智者知之過而不務行賢者行之過而不求知所以至於中庸者鮮賢者之過如柳下惠之和伯夷之清未及孔子之時智者之過如曾皙之

言高而行不掩者近之矣故六章言舜之智而謂隱惡揚善執
兩端而用中是行之意重此舜不專於知而道所以行矣八章
言顏子之仁而曰擇乎中庸是知之意重此顏子不專於行而
道所以明矣

九章

七章能擇中庸而不能守是知其理而行未至此章能爲二者而
不能中庸是能行所難而知未至者故此二章處於知仁之後
而下接言勇之前蓋謂知仁皆當勇也

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意不同上兩擇乎中庸每事上言中庸不
可能全休上言

義精是知之極仁熟是行之裕是就應此事之前說無一毫之私
是就應此事時說件二如此則全乎中庸矣

十章

子思引夫子告子路當強之目以合舜知顏淵仁爲三達德之事
非子路之所已能者

子路好勇是子路生質本剛事皆勇爲至此蓋亦未知勇之所當

務者故以爲問

南方之強雖君子之強然亦未是中庸不及於強者北方是過於強者君子則爲後四者之強上君子字輕下君子字重

君子之道中而止南方之強不及中北方之強過於中固皆未至然上言君子居之則比強者居之者爲勝之矣不及者勉強至中頗易過者矯揉至中尤難兩君子字雖不同然言君子四強哉終是接著君子說

南陽方北陰方陽舒散而陰收斂舒散便和柔收斂便剛勁此蓋大約言風氣之偏則風俗隨異其實南人豈盡柔弱亦有剛勁者北人豈盡剛勁亦有柔弱者然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是言柔之甚而善者社金革死而不厭是言剛之甚而過者

章內兩而強不同前是汝之所當強者後而字是承上句虛字兩君子亦不同君子居之輕如善人長者之類故君子重是全德之人

四強矯上兩節言守身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出處至極之變下兩節雖尤難然上兩節常貴在其中國有道必出而仕人於未達

其所守者正而堅既達之後接物廣應變多或有易其守者國無道固不可出能守之至死略不易其志如夷齊餓死而無怨者方是強之至君子或出或處必當合於中庸者如此

四強哉矯雖是言勇而合中庸之體段而不流不倚不變正是立則防弊以教孝者處

有道無道只言國之治亂有道乃可仕之時無道無可出之理君子之出也固當合乎中庸然此却只言出以後事蓋君子平日自脩須有能守之節上之人亦爲其有所守故用之及既仕則必堅守平昔所守者可也今乃不能守其前志不爲富貴所淫則爲事物所汨爾爲所汨者知未盡爲所淫者仁未至皆是不能勇以全夫知仁者也故以不變塞爲強若國無道不變平生所守是窮而在下當不可仕之時雖困悴窮蹙不能全其生亦必死而安於天耳推而言之雖已仕者適逢國變而無道則必屹立不移以身殉國若此豈非至強者歟

章句言形容寬之量巽順體做柔之容皆不可以爲正訓資質既寬柔其心必愛人所以能誨人之不及若無道之來直受

之不思報之者亦以能含容異順故也上兩字以贊言下兩字以接物言社金革死而不厭却只是一意

言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善幹旋說

中庸之道知固在前然行之及方是曰非有以自勝人欲之私仍舊是說仁重

十一章

索隱是求人之所不必知行怪是行人之所不必行

索隱知者之過行怪賢者之過此不能擇乎中庸者聖人不爲也或有雖不索隱行怪而能擇中庸然行之止於半途而不力以求至是不能守者聖人自不能止必行至於終也是以君子常不違乎中庸則不爲隱怪可知由仁義行雖終身不見知於世亦未嘗有所悔艾不半途而廢也豈非聖人之事乎孔子前既有兩吾字以身任之故下文謙不肯當但曰唯聖者能之其實依乎中庸即夫子之弗爲者邈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夫子弗能已者雖欲避聖人之名自有不可得者

上兩節各有吾字第二節乃言聖者能之雖聖人不肯自居然曰

聖者能之正是爲孝者標的

前章言至死不強哉矯此又言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正見得君子能處困瘁阨窮而裕如者爲尤難故子思連引聖言以爲戒此亦章中一意

第一節索隱行怪皆是知之不明是也不知也第二節行而不能守是未仁也第三節知仁俱至故章句謂一是不當強而強二是不當強而不強三是不賴勇而裕如者

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總結三節弗爲索隱行怪知也依乎中庸則知之盡也弗能半途而廢仁也遯世不見知不悔仁之至也皆出於自然則不賴勇也

十一章

費者用之廣當作芳味反若符味反者則姓也章句此音當改

君子之道費

夫婦知能

君子之道

造端夫婦

鳶飛魚躍

察乎天地

兩君子之道無異前後夫婦前後天地字皆不同夫婦知能只是衣食起居日用之常皆道之費造端夫婦是言夫婦暗室幽微之處亦道之費天地有憾是言天地之偏反形容道之全察乎天地是指天地之大正發明道之廣蓋此章以君子之道費而隱一語發端夫婦聖人於人上見道之費焉飛魚躍於物上見道之費下又再提起道字而言造端是就夫婦知能處舉其至隱微者明道之至近又言天地是就鳶之上魚之下推極以明道之至遠此章不言工夫只是言費造端只如爲始兩字不可作工夫看

聖人不能知行非就一事上說是就萬事上說如孔子不如農圃及百工技藝瑣細之事聖人豈盡知盡能若君子之所當務者則聖人必知得徹行得極

大小二字接道而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憾者爲功不能全也君子之語大小而莫能載破者爲道無不在也天地對大小猶有憾對莫能載破金先生曰物有限量則可載道無限量故莫能載物有罅隙則可破道無罅隙故莫能破

爲飛魚躍大槩言上天下地道無不在偶借詩兩語以明之其義不專在於爲魚也觀此則囿于兩間者飛潛動植何所往而非道之著且蒼然在上塊焉在下者又庸非道之著乎則人於日用之間雖欲離道有不可得者其可造次顛沛之頃不用功於此哉

此章專明道充滿天地萬物之間使學者體認欲其灼然如見皆不言功夫然既知自吾身之小以極天地之大萬物之微無非是道則道不可離當體之而不可少有間斷明矣

中庸三大章前章言中庸此章言費隱後章言誠中庸者道之用於萬物無所不在其體固隱是亦費而隱也但中庸是就人事上言道之用費隱是就天地人物上言道之用蓋先言中和見道之統攝於人心次言中庸見道之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見道之充塞天地後言誠則見聖人與天地爲一中和以戒懼慎獨爲存養省察之功中庸則以知仁勇爲入德之門費隱則於諸章雜言其大者小者欲人隨處致察以全中庸之用皆所以求至於誠也

章句近自遠而四字中間包盡事物之無窮此是解及其至三字是就始終兩端說

体之微指理性言舉全体指道之全体言二体字不同

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李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史記孔子世家亦載其事老聃爲周柱下史明習典禮故往問之

春秋左氏傳昭十七年郟子來朝昭子問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郟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鷓鴣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農正仲尼聞之見於郟子而李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李在四夷猶信

聖人不能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是兩樣意思孔子不得位是

在天而非已所能堯舜病博施是其勢而非力所能二者皆是舉大綱說其實細事末節不出道之用自有聖人不必能者

憾只是不足意覆載生成分言天地各有所主固不可全寒暑災祥合言天地氣數之變有不能已者

化育流行上下昭著此雖言鳶魚而非獨言鳶魚也正謂道於天地萬物無不在尔

活潑二地此是程子形容子思用鳶魚兩語使人知化育流行如此活潑二地孝者須真見得天地萬物皆如此流動充滿活潑潑地略無滯礙之意方可

十二章

人之爲道而遠人此爲字重猶言行道不可以爲道此爲字輕猶言謂之道

睨邪視視所執之柯也視正視視所伐之柯也詩言伐柯者取則不遠子思謂柯有彼此之異尚猶是遠道在人身而不可離又非柯之比故教者只消就衆人自身所有之道而治之尔行道者不假外求治人者無可外加

第二節言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此行之則可至中庸之道故曰
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推己之恕也然非忠爲
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蓋忠以心之全体言恕就每事上言所接
之事萬有不同皆自此心而推然應一事時盡己之心推之則
心之全体却又只在此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行二者
相須缺一不可所以經以施諸己兩句總言忠恕而章句亦曰
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

施諸己不愿亦勿施於人上就事不善一邊說反而言之己之所
願者則必使人亦得之亦當如此推

事父事君事兄上三以自訓用字意甚重非語助也蓋求責於人
者乃道之當然而已行之乃未至此故欲用以事父君兄先施
之際以責人者責之於己使必合乎道之當然則事父也孝事
君也忠事兄也弟施之朋友也信我之所行亦若責之於人者
矣此節專言自脩以下句爲重亦恕之道也

人倫有五夫婦之倫不可自反故不舉下文著庸德庸言兩句闕
定謂盡人倫不過在庸德庸言之間行與謹字對德每不足故

當勉於行言每有餘故當謹而不敢盡

庸德庸言謂如上四事所以責己欲盡其道者亦不過常道尔但行之難故每不足則當勉而至言之易故每有餘不可恣其出若是則言行相顧豈非篤實之君子乎此雖接上四未能而言推而廣之於凡天下之事皆當如是也

第一節言脩己第二節言治人第三節脩己治人之方第四節即是恕蓋恕是推己上不願勿施是從裏面推出下以事未能却就外面反推入然推而知其未能則於及人必欲其能是又就裏面推出也

章句衆人望人此衆人只是天下人所同行所可至公共的道理又以等級言則與聖人相對說正是體貼改而止之意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栢丘鄭請救于齊二師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

章下謂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此只就此章內摘出說費字非是孔子真不能於此與十二章聖人有所不能意自不同讀者不可一律看

十四章

（輯）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脩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游氏曰上不陵下下不援上惟正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君子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幸者當篤信而已失諸正鵠亦行有不得之說也此二家說此章極明

君子道中庸不過因其所居之位行其所當然無思出乎其位而外慕也素位而行是正說不願乎外是反說纔願乎外即是不能素位而行下面却自作兩節分說去呂氏之說已詳蓋居富貴自有富貴所當行之道不能行所當行者固不可而位有高

下任有大小又當隨所宜而行若有不中其節者皆非也居貧
賤亦有所當行之道安分樂天不厭不懼常守不變若有不甘
爲之意皆非也凡人非富貴則貧賤此是人之大分至於夷狄
患難又是上兩等人或有遇之之時亦各於其中行所當行此
所以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自得是從容無急迫滯礙而自快
足之意此說素位而行也次兩句不陵不接再言不願乎外陵
下援上皆願外也呂氏游氏之說已明又如晏平仲一狐裘三
十年祀先人豚肩不拊豆難爲下也管敬仲鏤簞朱紘山節藻
稅難爲上也亦陵下援上之意皆非中庸也正己不求於人結
上二句無怨亦說己無怨既是正己不求於人則凡事惟恐不
自盡亦奚暇見人之不足於我而怨之哉故己有所蘊固有當
得於外者天不畀而無不平於天人不從而歸罪於人所以
君子居易以俟命此句又是戒君子當如此小人行險以徼幸
反此一句說以射爲比又引夫子之言證正己不求人之意

正鵠見論語射不主皮章

十五章

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此故於費隱之後十三章先言脩己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謹其庸德庸言次十四章則言正己不求於外此章則言自近及遠是言凡行道皆當如是也引詩本是以比喻說然於道中言治家則次序又如此夫婦人倫之首故先言夫婦之道常人處夫婦之間多褻狎不則又太嚴厲二者皆不可也是以古人貴相敬如賓者處夫婦之道和而正則善矣爲琴瑟之聲和而正故以爲比此章首言夫婦兄弟次之家人又次之自內以及外即大孝三引詩之意人能處其家使正而和如此則其能孝而父母之心安樂可知矣章句人能與妻子宜兄弟則父母安樂之和妻子結詩上二句宜兄弟結中二句便言父母順則詩下二句皆言效驗也

十六章

十五章自費隱章造端夫婦語意來此章察乎天地意也齊明二字只就心上說盛服乃說身齊是用功彛其思慮之不齊者而一於所祭之鬼神明是既齊而心之体明潔不雜可交於

鬼神也

凡祭有三曰天神地示人鬼總言之亦通謂之鬼神夫率天之神皆陽類也其中亦有陽中之陰如月如五星之金水如雨師之類然終是麗乎天者地之示皆陰類也亦有陰中之陽山林與川澤對則山林陽也原與隰對則原陽也然終是麗乎地者惟祭人鬼則求魂於天求魄於地是合陰陽而祭之鬼雖是陰其中却是合陰陽來格

如在上如在左右不是或在上或在左右是言在上又在左右辯塞滿都是鬼神此是於祭祀時見体物不可遺處所以章句言乃其体物不可遺之驗這是就祭祀人所易知之鬼神上指出使人知大鬼神之德如此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謂神之來格也既不可測度是有祭則鬼神必臨之矣其可厭怠而不敬乎

微者隱不可見聞也顯者理之昭著也此是誠之不可揜覆者也第二節言鬼神之大者二節主祭祀而言鬼神之小者四節與三節同五節又總贊鬼神之德誠即鬼神之德也

章句天地之功用天主神而言地主鬼而言此以天地間二氣往來大體言之是橫說鬼神造化之迹造是造就萬物以神而言化是物既成氣盡時至而消化去以鬼而言是豎說鬼神所以造化萬物者其理之妙不可見至於鬼神往來始可見尔故曰造化之迹

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功如功業是能如此者用如用事是見如此施爲者天地無非生成萬物其功用於生成處見此是合說鬼神造化乃天地陰陽之妙用亦是造化萬物也其所以然者不可見其可見者則於物之成敗生死上顯故曰迹此是開說鬼神天地之功用是陰陽相合者總言鬼神也造化之迹是兩頭說鬼神是見他如此成又見他如此敗其蹤迹皆有實是見如此之見賢遍反

天地言其形造化言其理造化之理妙不可見惟見其成敗之迹耳

二氣之良能謂二氣自然之善道能如此屈伸消息者良能二字精妙

鬼神者陰陽之靈靈字易見靈字便包含著祭祀之鬼神

二氣是開說前節是陽後節是陰如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如有二物相磨盪一進一退一氣是合說共是一箇氣來則全來便是陽去則全去便是陰鬼神於二者之間皆可見都只是這氣在人體認故曰實一物而已

視弗見聽弗聞性也体物不可遺情也使人承祭祀者功效也

前以天地造化二氣一氣言鬼神是言鬼神之全是大底鬼神後所謂承祭祀者如天神地示人鬼及諸小祀亦皆鬼神却是從全体中指出祭祀者是小底鬼神使人因此識其大者

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陰與陽合為物之始陰與陽散為物之終上言氣至而伸為陽為神氣反而歸為陰為鬼是就兩頭說此又言陰陽二氣合而生離而死是就中間混同處說陰陽鬼神無往不在只要人看得活

陰陽合散又是陰與陽之氣二者相合生物為物之始及其父也此物中之陽氣上升陰氣下降其物即死為物之終是就一物上說陰陽

体物者爲物之体也幹事者爲事之質幹也此倒用之則体字幹字俱是用字

礼記祭統曰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也君子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礼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此齊明之說也

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陰與蔭同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注君謂香臭蒿謂氣蒸出貌朱子謂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君蒿是其氣升騰悽愴是使人慘慄感傷之意因說脩養人死時氣衝突知得君蒿之意親切謂氣襲人知得悽愴之意分明此百物之精爽也何文定曰此是陰陽乍離之際有此聲氣此是祭義所言正意若中庸章句所引乃是借來形容祭祀來格洋洋二如在之氣象此是感召復伸之氣與祭義所指自不同讀者詳之

十七章

自舜其大孝至子孫保之一節言舜之事實自故大德至必得其壽一節泛言理之必然自故天之生物至覆之一節言善惡之應所必至後引詩又證有德之應如此故以大德者必受命結之

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是綱德為聖人下五句皆孝之目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是孝也以身言之也德為聖人盡己性而盡人物之性是全其心豈非孝之大者為天子父尊之至矣以天下養養之至矣宗廟饗子孫保雖就舜言之然欲子孫之安富尊榮歷世之父皆父母之願人之情也今皆得之則此五者豈非皆孝之大者

為人子者以有德光顯祖父為榮舜之德則至於聖人為天子則祭祀奉養之禮極其尊有四海則祭祀奉養之具極其備宗廟饗之却是就舜身上說昔者舜傳禹禹既即位祀舜為宗而又封商均於虞舜封子均於燕蓋禹改封於虞後有虞思是也虞亦立廟祀舜及其祖父至周武王又封舜後胡公蒲於陳則是

子孫保之也舜之德至上使祖父如此榮盛綿遠是所謂大孝
大德者必得位祿名壽乃理之常然獨孔子有德而不得位祿與
壽惟得聖人之名耳此乃氣數之變金先生曰此所謂聖人所
不能也然爲教無窮而萬世享之子孫保之此又大德必得之
驗也

栽培傾覆如春至草木有發生之意故天以雨露滋長之秋冬章
木有黃落之意天乃以霜雪彫零之此以物言也以人言之有
此德者天必以上四者與之無其德者天必棄絕之如大舜以
匹夫而有天下桀紂以天子而喪其身此栽培傾覆之意

栽培傾覆言天之於物其理如此實以喻人栽培屬人培覆屬天
栽培是其材培覆乃篤也如此章大舜之德是栽培也得四者是
培之也桀紂傾也喪亡覆之也下引詩皆是因栽培而培之章句
氣至兩句只是培覆之訓詁不是說盡此節之意

可嘉可樂之君子其令善之德顯顯昭著宜於人民故受天之祿
而爲天下之主既受天祿矣而天又保之祐之復申重之其所
以反覆眷顧之者如此又重明上文大德必得四者之一節也

所引詩是節節說上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是三節意只是箇感應

十八章

十八章十九章皆以周事繼大舜而言二十章又以孔子繼周皆是聖人所行所言見道之費而無不合於中庸者

無憂專就國家上說如文王姜里之囚若可憂矣雖聖人無入不自得然亦是一身事父作子述却是言國家事周家上世節節有憂患自夏君棄稷不務不窋即失其官守逃之西戎至公劉方復遷豳大王又爲狄人所侵遷岐雖肇基王迹而身遭憂患矣王季雖勤王家辟國漸廣亦但守舊國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猶守諸侯之舊至武王方受命爲王故惟文王用得無憂二字蓋文王上承已大之國已不勞力不逢变故以歸之子適當商家天命未絕之時已得從容其間至承天命著戎衣奄有四海乃是武王事文王都不費力

贊武王之言與贊舜意同但此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彼言德爲聖人微有輕重亦論韶武之意然此顯名亦聖德也

末猶後也終也蓋周自大王王季文王累世積德累功國土已大
最後至武王始受天命爲天下君周公乃承之而追王先王如
此說末字則與上下文都相貫穿訓末爲老恐未安蓋武王之
齡古書不一

追王三王武王既滅商在商郊已行之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
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牧野之室
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
不以卑臨尊也又書武成金縢康誥酒誥諸篇皆可見所謂周
公成文武之德只是又推大王王季之意而以天子之禮祀先
公也斯禮也以下又是因此以定上下之通禮

章句實始翦商見論語泰伯至德章

先公組紺以上通鑑前編曰堯封棄於郟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
夏之衰不窋失其官自竄戎翟之間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始遷
於豳路史謂稷生釁蚩釁蚩生叔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而
漢劉敬傳亦謂后稷十餘世至公劉按世本自公劉歷慶節皇
僕差弗僞榆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大公組紺組紺号

太公史記作公叔祖類諸蓋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父自稷至
亶父蓋二十餘世矣史記以一不窳爲后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牟
雲都諸蓋四世遂謂后稷至文王爲十五世且稷契同時受封
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後至文王千餘年而十五世其亦
誤矣今按章句謂組紘爲大王之父據疏文而言也

輯畧曰期之喪有二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爲世
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
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大夫降

十九章

前章言文武周公此章又言武王二周公蓋武王有天然後周公可
以制禮二者皆繼志述事之大者然章內皆是言禮蓋主於周
公而言謂制爲宗廟祭器祭服薦獻之禮而於宗廟之中又
制昭穆序爵序事酬燕之禮又推爲郊社之禮然祭祀一事中
推至於極則郊天禘祖乃其至大者非聖人大孝孰能若此此
皆費之大

此章雖連言武王周公其祭具周公而言周公合先王累世典禮

定爲周制中間損益合乎時中又可垂之萬世其制大備矣此獨指祭祀一禮而言祭中又只主於宗廟推及郊社亦此皆牽一端言之於宗廟中自有許多曲折可見道之費推至於吉禮之全其費可知又推至五禮備其費又可知也

舜之孝行於一家故只謂之大孝周制禮達乎天下故曰達孝饒双峯意亦如此

脩廟只是拚埽整飾常使嚴潔之無怠譬如今人居室整漏拂塵洒埽之類古注脩埽糞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含兩義昭穆本是禘祭時大廟設主而有此名宗廟之位由此而立祖宗旣以此爲序則子孫世世皆一昭一穆緣上世次序而定此言序昭穆謂廟中行禮以及燕毛皆用昭穆爲序則此序字主於人而言之意爲多昭穆又不止廟中尋常尊卑亦皆以此爲序也

宗廟之禮一節五事禮意至爲愼密序昭穆旣明同姓之尊卑序爵是合同姓異姓之貴賤蓋百指助祭陪位者而言至於序賢則分別群臣之賢否廟中奔走執事必擇德行之優威儀之美

趨事之純熟者爲之賢者既有事則不賢者亦自能勸雖然既以有事爲榮則事不及之者豈不有耻則又有序爵以安其心執事者既榮無事有爵而在列者及賤而役於廟中者皆得與旅酬至此賢不賢皆恩禮之所逮然此合同姓異姓而通言至祭禮已畢尸既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是親親之禮又厚於踈遠者見制禮之意文理密察恩意周備仁至義盡而文章粲然

天子諸侯之祭禮已亡雖間有散見於禮中者今不可知其詳矣所存有特牲饋食禮諸侯之士之祭禮也少牢饋食禮諸侯大夫之祭禮也大抵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姪兄弟皆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旅衆

也主人奉觴酌酒自西階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弟子奉觴于長兄弟於阼階弟子者兄弟之後生者也長兄弟者兄弟之最尊者也弟子導飲而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觴於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賓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實爵于篚此旅酬之大畧也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奉觴於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觴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觴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筭爵所以逮賤者如此

天子祭礼亡不可考楚茨之詩曰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箋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疏尸已出而諸宰及君婦徹去俎豆歸賓客之俎其諸父兄弟留之使皆備具我當與之燕而盡其私恩也

天子諸侯大夫皆立始祖廟大夫亦有始封者如三桓之家即慶父叔牙季友爲始祖廟亦百世不迁士則無始祖廟只是祭祖祢而已蓋位卑者流澤不能遠而士又無采邑故也

章句適士天子之上士即元士也受三命采地五十里視子男二廟祭祖祢

官師凡有司之長蓋中士下士也雖立一廟事祢却於祢廟并祭

祖

顧命序所陳之寶有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章句曰之屬則盡包上所陳者在其中龜山先生亦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書注疏赤刀寶刀赤刀削其刀必有赤處削音笑刀之小者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琬琰圭琰圭也夷常也或以爲東夷之美玉天球雍州所貢之玉磬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胤古國名無衣無者之衣大具如車渠車渠罔也謂貝之大如車之罔鼗鼓長八尺允和古之巧人垂舜時共工舞衣鼗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

天官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鱧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鱸羽膳膏膻注疏用禽獸謂煎和之以獻王行

與用同膳謂煎和也膳音渠乾雉鱸音搜乾魚鱸與生同魚也
羽鴈也膏脂也香牛脂臊犬脂腥雞脂羶羊脂羔豚物生而肥
犢驪物成而充膳鱸曠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
四時之氣尤盛為人物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之牛
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今
按四時食物不同而煎和之脂亦異於是見聖人制禮宣惟宏
綱大用法天体道至於一食之際莫不盡其曲折其文理密察
如此四時之宜食脂膏之宜用必自有深意注疏之言未必得之
薦其時食章句引周禮一語而以此類兩字該之雖是包下三語

然如詩獻羔祭韭冬薦魚春獻鮪月令孟夏以彘嘗麥仲夏以
雛嘗黍羞以含桃孟秋登穀嘗新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大嘗
稻皆先薦寢廟此類皆是也

子姓者子之所生猶言子孫也

在外公侯伯子男在內公卿大夫士皆爵也言公侯則諸侯之駿
奔走者也卿大夫則朝臣之執事者也

宗謂大宗伯小宗伯掌祀事內宗也薦加豆籩外宗之佐王后皆

是也內宗王同姓女之有爵者外宗王姑姊妹女之有爵者祝
大祝小祝有司則如宮正執燭天府沃盥陳寶器司几筵設筵
凡司尊彝詔酌辨用鬯人供鬯鬱人掌裸內宰贊裸獻司徒奉
牛牲羞肆司馬羞牲魚授祭內饗割亨司樂以其屬作樂膳夫
徹俎司士賜爵之類凡執事于廟中者皆是肆託歷反章普庚反
祭畢而燕今不知其儀亦於楚茨之詩見其大意云皇尸載起神
保聿歸然後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章曰樂具入奏說者謂
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所謂燕禮其
可知之仿佛若此

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
先王

論語專為禘發其說精中庸汎言祭祀其說詳恐泚記有詳略

讀中庸叢說卷上

讀中庸叢說卷下

東陽許謙

二十章

金先生謂此章當作六節看章首至不可不知天爲一節達道
達德至天下國家矣爲二節九經爲三節凡事豫至不誠乎身
爲四節言誠爲五節博學以下爲六節此章朱子以爲皆孔子
之言金先生謂聖人之言簡自仁者人也皆子思之言雜引夫
子之言反覆推明之

第一節文武之政全体大用雖無不孝而其要在乎得人擇人之
道則在脩身脩身須是以仁仁道雖大只是親親爲要

敏樹是樹藝之樹是活字

脩道以仁之仁是仁之全包四德者

仁者人也此是自古來第一箇訓字言混成而愈深愈深体味之
則具人之形必須盡乎仁其所以盡仁則不血盡人道而已朱
子所謂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以生者元者善之長人具此生理
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皆是就源頭指出示人與他處解仁字

不同宜子細看

有仁便有義如陰陽對待親親自父母至于宗族其厚薄自有人情不能已者賢之高下其尊之心有不容不重輕者則所謂殺等皆是自然而然此見聖人制禮只是因人情而節文之而已君子以下四不可以不意頗不同君子不可以不脩身君子通上下言之君子須用脩身此不可以不字乃平正說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言事親是脩身大節人而不盡孝何脩身之有於衆目舉其要也此不可以不字專指一事而言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言事親又當知人此不可以不字是兼言之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言欲知人須當知天此不可以不字亦正說

第二節天下之人生與我同類皆在五倫之中惟朋友一倫所包最廣除却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外皆入朋友之倫故大孝言與國人交止於信此朋友之交是提起道合之人說蓋中庸是脩德之事教君子之書也交字不可輕讀過

子曰二字非衍文上知仁勇兩節子思之自言此引孔子之言以足其意與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立

竊取之矣文法同

知斯三者章句以爲三近此處似指三達德不必獨指三近

第三節來百工是招徠諸工人在國夫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况朝廷乎語錄謂百工聚則事事皆有宣不足以足財用乎如織紵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則財字不獨如材字意亦兼貨財而言之章句所謂通功易事黽耒相資却是言舉天下之財用足也蓋下民皆視上之所爲而化舜命垂共工列在九官周工人皆厲冬官漢以來將作大匠亞於九卿則古人未嘗以工事爲輕凡此藝之工巧者旣表而用之又有所養以養之則天下之習此藝者莫不勉爲工巧而天下器用无不足齊明所以齊其心盛服所以齊其身非礼不動惣一身而言視聽言之類皆在其中

聽讒言則知人之道不明而賢者不安好色貨則必不能尚德而

與賢者自相背馳故去此三者而後能貴有德者

尊其位爵位也此未言任以事蓋宗族且主於養若有才德則自隨所宜用之却在上下文賢與大臣士條內

語錄勸親親也似多一親字勸者所以致吾親愛之心而慰悅其意
前言敬大臣則不眩是專任意後言官盛任使言正優宗意其義不
可一塗取

任使謂足以任其使令

時使則得以乘天時盡地利而所收者廣歛之入薄則民皆殷富
而愈力矣

第四節達道達德九經行之皆在乎誠故此節中提撕不可不誠
之意誠則出言制行應事行道無所不可下又惟至於誠身而
止然誠身又在免明善明善即格物致知誠身即意誠心正身
脩也

言素有誠則臨時句句著實無虛妄不誠則說不去如顛躓然事
素有誠則臨事平行將去雖事變之來亦無所礙不誠便有困
屈行素有誠則所行皆無疾病雖處夷狄患難莫不從容不誠
則將枉道矣道則通包上三者有誠則應物必當出之無窮
語錄道前定不窮一句連上三句都包在裏具有箇妙用千變萬
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都處用得

自章首皆言上之率下至此言在下位却主下事上說蓋脩道之教無所不該不可執一論

經四道字謂有其法也

第五節上二節皆言所以行之者一然未分曉說出誠字至此方明言之誠者天之道言天自然真實而無妄誠之者人之道言又當体天道以至於誠聖人與天同誠故不思不勉而中道孝者未能故必擇善固執以至乎誠

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二者字若問辭與二也字相應誠者不勉而中誠之者擇善固執二者字指人而言是說盡誠之人與未至乎誠之人

誠固是真實無妄然有指理而言者有指心而言者誠者天之道此指理而言誠之者此指心而言下誠者字雖以聖人之心而言然聖人之心即天也

誠者先仁後知以成德言誠之者先知後仁以進德之序言

第六節言誠之之目至於變化氣質方是能誠者

博孝五句須作十字看先看下字後看上字不知者當孝字須當

博孝而有疑當問問須是審雖問而知之是自外人又須心思以得之思則必慎思既得則辨析剖判使之明而無纖毫滯礙處然後行之行須是篤孝問是資之於人思辨是求之於己蓋學須要自得故雖有孝問兩節工夫又恐入耳不能注心未為自得也子思示人誠之方至矣

博孝五事言人為孝工夫條目節次可謂詳矣然當細看博孝是總說一句在上面聖賢每教人博孝夫子謂博孝於文顏子謂博我以文孟子謂博孝而詳說之蓋為孝規模不廣淺見謏聞安能知道此是總言為孝之意至以一事一物言之則亦須廣求遠取以反覆其理如是然後有可問者問思以下却是逐一事一節理會問須是詳審使答者辭盡意暢如樊遲問仁知既聞於師又質諸友必達其意而後止况孝者未必有樊遲之資而答者亦非孔卜之徒歟既問而得之矣又思之使自得於心可也思則必慎思之不及非慎也思之過非慎也思之泛非慎也思之鑿非慎也思既得之又加辨析使明徹無纖毫疑滯然後措之行事而篤焉是皆積累工夫自常人而誠之欲至於至

誠非文理密察工夫積習安能攀緣而上

不勉而中安行仁也不思而得生知知也從容中道所謂不賴勇而裕如者此知之知仁勇也誠者也孝問思辨擇善也孝而知者也行固執也利而行者也博審慎明篤勇也此仁之知仁勇也孝問思辨之未至而弗措困而知者亦擇善之事也行之弗篤而弗措勉強而行者亦固執之事也弗措而必致百倍之功者勇也此勇之知仁勇也二者皆誠之者也

中庸之書廣大高深到此章方說出下手處大要三達德乃入道之門而誠為之本孝問五者乃誠之之目其所以誠之惟欲盡五達道

春秋傳序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正義云簡容一行字數行者書於方方所不容書於策儀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方名即字也蓋上古者削竹為簡長二尺短者半之故字少者書於簡稍多則書於木板又多則以韋連諸簡謂之策而書之今章句但訓策為簡者從古注也

章句有是君有是臣人合今古說君是文武則臣是太公周召之倫

方策所載之政乃其所行者若後世有能如是之君臣則文武之遺政固可舉

有君有臣而政無不卒脩身至於仁則有君矣君既仁則下興起爲仁一也仁則心無私察人之明二也上既有道賢者樂從三也以是三者故有臣

章句爲政在人是在下者當脩身取人以身是在上者當脩身故君子是兼上下言之脩身以道而脩道以仁仁以親親爲大故必先於事親欲盡親親必由尊賢謂非敬賢必不能盡知事親之道故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故又當知天此說著禮上又兼親親尊賢二者通繳上兩句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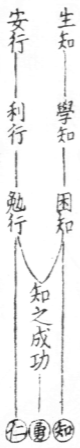
章句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此意是尊賢則能知親親之道是知人在先語錄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好底人與他處豈不爲親之累此意是不知人則不能盡親親之道是知人在後當圓活看

親義別序信是五倫之則即仁義智禮信言有便是本原自有這道理下三此字正指此則而言

德非其德上德字即上文所同符之理受之於天者下德字是成
 之於己者德非其德謂雖得於天非我所有

章句謂以分言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所以知之成功為勇以等
 言則生知安行為知孝知利行為仁困知勉行為勇今以三節
 總言橫而推之生知安行好孝知也孝知利力行仁也困知
 勉行知恥勇也豎而推之三條之中各有三德第一條主知而
 言生知孝知困知中之知仁勇次條主仁而言安行利行勉
 行仁中之知仁勇後條主勇而言好孝力行知恥勇中之知仁勇

以分言



以等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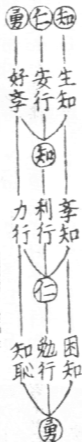


三節總言

橫推



豎推



知行條下章句先以分言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知之成功而一為勇次以等言則生知安行為知學知利行為仁困知勉行為勇及下面結語則曰能自彊不息則其至一仍舊只主以分而言者蓋以等言者終是遺却一也兩句

若乃以下是言今之孝者信道不篤而自棄自脩不力而自暴者以生知安行上等資質我如何可到不敢去孝資質既下困知

勉行安得會至於道又不肯去行總而言之却只是知行二者皆不勇正與自彊至一者相反

非知非仁非勇不曰不是知仁勇蓋知仁勇是德已至之定名若好李力行知耻亦知仁勇之事但未全爾此体贴三近字說

柔遠人謂無忘賓旅孟子注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賓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遊士及商旅之徒

呂氏解体字子字與朱子不同又是一意當以朱子之說為正文義相協呂氏作實字說

不疑於理不迷於事皆就君身言尊賢則疑事皆資於先知先竟而無可疑者專任大臣無小臣之言間之則臨事即隨大臣所建明而行無所迷眩

通功易事孟子注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功如功勞使人之功勞相通不專為己作也易事謂彼之功通於此此之功又通於

彼是農通於末末通於農則財用彼此足通功易事只是一串意

經言懷諸侯天下畏之注德之所施者博貼懷諸侯意威之所制者廣貼天下畏之天下率四海內外總言蓋懷諸侯以德則諸

侯誠服中國為一家中國臣民無有不愛仰則四隅海表夷狄異類莫不畏服矣

語錄饋牲饋也稟即廩給周禮稍食注祿廩也疏謂稍稍給餼去聲稍稍上聲

夏官稟人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稟古老反註箭幹謂之稟此官主弓弩箭矢故曰稟人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試本作者上時掌反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送達及疆註疏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謂朝覲合同者也路節道路之節旌節也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達之達之以節此類皆授節送往之事

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十里有庖廡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註疏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少曰委多曰積里居也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之以待賓客其實客主郊與主國使者交接即與之廩饋野鄙在遂中謂客有羈繫在此

未得去者則惠之又委人掌斂野之賦斂新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旬聚待羈旅註疏野謂六遂之外至王畿二百里爲甸三百里爲稍疏材草之實木材木之實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聚之以待羈旅過客之等又懷方氏治委積館舍飲食此類皆委積迎來之事也旬即乘字

燕謂燕享賜謂頒賜

九經之實謂是九經之骨子

跲訓躓躓陟利反行有腎戾失足也左傳杜回躓而顛是也

上言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又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一皆指誠此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則豫與前定皆謂先立乎誠也

反諸身不誠章句謂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此總存心應事凡百而言也若只就事親一節言之其行孝之心有一毫不著實雖有事親之文却只勉強假爲也盡得此兩意方是誠身方能悅乎親

誠只是實恐實字意未備故曰真實無妄真則無偽實則不虛是正其說誠字又反言曰無妄只是不真實其訓詁語意與上一

無適意一般

天理本然人事當然本然當然字有力當看

擇善明善章句謂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擇者謂致察事物之理明者謂洞明吾心之理合外內而言之擇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程子言五者廢其一非孝謂五者都不可抹掠過有質高恃才而不屑於循序者有質下而不能精詳者程子此語提得極有功夫大學章句以氣稟物欲對言此却止言變化氣質蓋氣質稟於有生之初物欲染於有知之後氣質美者染欲輕質不美者染欲重二者亦非判然二物氣質能變則物欲亦消此只就重處論

莊子則陽篇注鹵莽滅裂輕脫未畧不盡其分

十六章下曰兼費隱包大小此章下曰包費隱兼小大兼者並兼之辭包者涵容之謂蓋十二章之後至十九章各章費之小大而隱在其中十六章獨言鬼神直以隱者言之然所謂弗見弗聞是其隱者体物不遺則亦費矣故曰兼費隱体物不可遺是鬼神之大者下獨指祭祀而言是鬼神之小者故曰包大小是於費隱之中包大小也二十章達道達德九經凡事皆一一

言之是其小者後專言誠是其大者故曰兼小大前所指羣自亦費矣而隱固在其中至於誠一節全以理言宜非隱者然所謂聖人之道又豈駕虛言理而遺事邪故曰包費隱是於小大之中包費隱也諸章皆費隱中有小大故兩章費隱字皆在上十六章鬼神先言其大後言其小故曰大小二十章先言衆目後言誠故曰小大

誠者此篇樞紐今以此言觀一篇皆言誠也言天之實理固誠也言聖人之實德亦誠也言人之欲實之者亦誠也故天命者以實理賦於人物也性者人物得天之實理也道者循此實理也教者品節此實理也戒懼存此實理也慎獨行此實理也未發之中實理之體也中節之和實理之行也中和實理之感而位育實理之應也中庸誠之至也大舜誠者也顏子誠之者也強矯誠之者當如是也孔子依乎中庸亦誠者也道之費而隱誠之盈乎天地者也費之小大皆誠之所生也言鬼神見幽顯之皆誠也仁者天地生物之誠而人得以生之誠也脩道以之者體此誠也親親尊賢誠之施也殺等之禮誠自然之節也達道

達德九經皆以誠行之也。豫與前定先立乎誠也。自治民推至乎明善皆在誠乎身也。自誠者以下明言誠又以實夫達德也。二十一章至二十六章皆明言誠。二十七章洋洋優優皆誠之著也。尊德性以下五事又言誠之之方也。二十八章爲下不倍。二十九章爲上不驕亦誠之之事。三十章至三十二章皆誠者也。末章歷序誠之以至於至誠復言天道之誠終焉。又細而推之。何一語非誠也。

二十一章

四誠字一三四皆同。唯第二字似有異。章句曰：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誠明是所性而有下句，却言賢人之學，則是實其善乃誠之之事故。第二誠字帶用功意，言之尚淺。下言明則誠矣，此誠則與誠明之誠同入聖而非賢矣。意又於可以至於字上見。

四明字不同。自誠明言聖人有真實無妄之德而照燭萬理自然而明者。自明誠言孝者由明理而至於誠用力而後明也。第二箇明字與第一箇明字同。第四箇明字與第二箇同。二則字亦

不同誠則明矣猶言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理亦可至於誠此則字意慢

此章以後誠字皆是指心而言惟二十五章首兩誠者字以理言章句德無不實之德說誠字聖人之德兼誠明

二十一章

此章重明自誠而明之意聖人能參天地贊化育只是能盡其性所以能盡人物之性者亦是元具在己性內了

至誠者自然明無不照既盡己之性即能盡人物之性矣然三盡性字疊言之又似有次第或問所謂親踈近遠淺深先後不容無別但聖人與孝者工夫不同爾

兩章性字不同前如孟子性之之性是帶用說此乃指性之體而言德無不實正言誠之至無人欲之私又覆說一語如言真實無妄也若微有人欲之私以間之則不實矣天命是說性字在我者是說其字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用此察由字察謂盡其理之詳由只是自然出之之意精以理言粗以事言巨細精粗猶言大小事理無毫髮不盡知行皆極也

二十三章

此章重明自明而誠之意誠以下皆言效驗形著明就已上說動
變化就物上說

三誠字不同曲能有誠一曲之誠也誠則形積衆曲之誠也至誠
則與聖人之誠同

曲能有誠一語承上接下致曲是推至於極知行兼率此句承上
則致曲而造其極一曲之中能有其誠接下則每曲若能誠
則有下文之驗

章句善端發見之偏不論事大小但是心之自動或因事之來善
意萌時便從此推之至乎其極

善端發見非獨謂必如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發然後就此致之如
欲行此事便當就此事上致事親必欲孝事長必欲弟足容必
欲重手容必欲恭皆是蓋此致曲兼知行言之也

二十四章

二十二章言至誠可以參贊天地極言聖人之功用二十四章又
舉與鬼神合德者言之前章止就應事處言此章又於事未形

之先知之蓋天地間唯一理爾明乎理則前無古後無今亘宇宙固可一以貫之此是提出聖人用處一端以明至誠之道無不至

此言聖人盡已人物之性不惟臨事動合於天其於事未形亦如鬼神之豫知以明至誠者之一端然其所以知之却又只就禎祥妖孽或於卜筮四體上見此亦是中庸也非有神怪

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非有靈異也故為中庸

禎祥說文徐鍇曰禎者貞也貞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祥之為言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則祥字兼禍福言之經中禎祥與妖孽對祥專指善者妖孽字當作祗孽古字借用說文衣服歌謠之怪謂之祗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又草木謂之妖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竊恐不是直說上既言禍福將至下又言此意似重疊蓋災祥明著卜筮繇兆明白者人亦能知之但迹雖如此幾乃如彼祥或作凶妖或酷者其理非至誠莫能

知也蓋善中亦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有禍福之應如此看則與上句不相礙而充足見至誠之如神也

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公薨後八年當哀公七年魯代邾以邾子歸子貢未爲至誠然能以禮觀之猶見其如此但借此事以證前知尔則至誠之前知可見矣

心私則目僞

二十五章

此章第一誠字兼理與心言第二誠字專言理三四五誠字皆言心誠者自成也章句誠者物之所以自成人又曰誠以心言蓋經此句兼人物而言實理者物之所以自成人亦物也下誠者物之終始正應此句然人欲成己必其心其實無妄乃能尔故曰誠以心言本也有是本則可以行道故曰道者人之所當自行又曰

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物字兼事而言故人應物才不誠便如無此物不字則就人言之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覆言誠者自成也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覆言道者自道也然不誠無物一句又是承上句接下句意誠者所以成物又言誠之用其廣如此

語錄克己復禮爲仁成己也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成物也前自成謂自然而成後自成謂己自成就也兩自字不同

成物知也對成己仁也說二者是合外內之道外指成物內指成己既合外內如此所以應事以時措之無不得其宜時措亦成己成物之事也上兩句是平說成德德既成則時措得宜所以

下箇故字

此言成德故仁在上孟子說入德故知在上

性之德合外內之道此總仁智而言時措之宜謂既得於己則施之於事無不當也須看故字

時措之宜即時中時措隨時而措之宜乃中也

二十六章

二十一章言誠明明誠繼二十章天道人道而言二十二章以後相間言天道人道前言至誠與天地參次言至誠如神此又言不息配天地所以起頭著箇故字是繼二十二二十四兩章言至誠也此下二十七章連三章言人道三十章下連三章言天道次第極明整

至誠無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矣惟無息乃見誠之至有息則非至誠矣

此章言聖人久於其道昭著於外而人可見者如此至誠積於中者久則徵驗於外者自然悠遠而無窮悠遠則自博厚博厚則自高明蓋所積者廣博則其勢自然高大所積者深厚則其精自然光明此兩句是呂氏之意朱子以爲甚善

聖人之道博厚高明而已金聲玉振所過者化宮牆數仞博厚之類也精義入神所存者神天不可階高明之類也

字養其民聖人載物之類也教化其下聖人覆物之類也垂範作則利及萬世皆悠久成物之事也

不見不動只是言聖人無爲下句又摠上二句地未嘗有意於生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粲然可觀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類皆稟命於天是不動而變也

自無爲而成以上是形容聖人之德天地之道以下至貨財殖焉是形容天地之大觀天地山海皆積而後大足以見聖人之德亦積而後盛引詩則以天比聖人之德天與聖人只是箇不已應前至誠無息

天地山川非積累而大聖人生知安行其德亦非積累而盛故章句謂讀者不以辭害意是謂聖人之德悠久而自昭著非謂始微而後著也是專就聖德功效處言之是固然矣然帝堯自明俊德以至于民變時雍豈無次第之序孔子自謂志于孝至於從欲不踰矩豈無造詣之漸由是觀之則子思四及其之言亦甚精密豈無意也

章句悠久兼內外而言蓋久即不息則久之久悠即悠遠之悠久是內悠是外故曰兼內外朱子謂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又曰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久是就他骨子

裏說繫如此之意

二十七章

君子之道費隱言天地之道道之體也聖人之道洋洋優優言聖人之功業道之用也發育萬物非是比喻正言聖人裁成輔相神聖功化無大不率禮儀威儀是品節裁判文理密察無細不周皆是聖人之至德而行至道處必如此然後盡聖人之用孝者知此標的自不容不孝而孝之方則在下五者此章當作兩節分聖人孝者者

自首章至至道不凝焉言聖人之道大無不周細無不入必有聖人之至德然後道成自尊德性以下言君子孝以至聖人之道五句工夫極細密二十章內博孝審問五句只說得此道問孝三字

尊德性道問孝總下四句而言五句文勢皆相類非尊德性則不能道問孝既尊德性又不可不道問孝既尊德性之後有所不知不能則問而知之孝而能之既知既能即須行之所謂道那問孝也心極廣大而裏面析理又須精微心極高明而所行者

却只是中庸溫故又須知新敦篤其所厚又須是崇謹其節文
精是一條正直之路微是細微曲折處敦厚是本自厚又從而敦
之

語錄敦厚以崇禮如云質直而好義

前面說許大工夫及就身上收功效却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
是見得理極分明了行事却只中庸故能保其身保身不是趨
利避害行事合宜自然無害然到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箇是
字而已

聖人之道

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尊德性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道問學

尊德性

致極

高明

溫故

敦厚

存心之屬

道問孝

盡精微

道中庸

知新

崇禮

致知之屬

章句上一節皆存心之屬體認自可見但下一節皆知之屬却有
兩道字與崇禮皆是行意蓋窮問孝之功而欲道之極中庸之
理而欲道之究禮儀威儀之則而欲崇之固致知之事與盡精
微知新皆一類也然知之明然後能篤行又不徒知也則所謂
盡精微知新皆所以爲行之之地則與道之崇之又豈非一類
邪故章句主於致知而言知至則行在其中其義精矣
尊致極溫敦五字存心工夫道盡道知崇五字致知工夫致知者
固是格物以致其知即見於行事若存心不獨只是存此心在
此自有工夫在與戒慎恐懼意不同章句尊者恭敬奉持之意
恭主貌敬主心是內外皆要奉持不失下面致之極之溫之敦
之意尤分曉

煇音尋火熱物也論語疏溫故如溫煇故食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人意才有一毫之私則
心量便窄狹而不廣大才有一毫爲物欲所累則心便卑汙而
不高明此兩句字面改換不得

大小相資首尾相應大言上五節小言下五節首言尊德性道問
學一句尾言下四句

二十八章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是愚而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是賤而自
專居周世欲用夏殷之禮是今世反古之道

生乎今之世以下是通說上二句蓋愚賤者不可作禮樂則居今
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卽是改作矣必獲罪
於上故曰戮及其身

車同軌應制度書同文應考文行同倫應議禮車同軌是就制度
中舉一事言之

車輪行於地有迹謂之轍兩轍中間相去闊狹之度謂之軌古者
車軌皆闊六尺六寸或不依此制則車亦枉陞不可行有司得
以討其罪

夏禮曰說殷禮曰學蓋孔子殷人也祀不足徵是把全微文獻皆
不足以徵所言曰有宋存焉則宋猶能用殷禮未盡壞但非當
時所用耳中庸所記聖言過於論語之精
章句書名者書即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如天字之形是書讀之
曰天是名考者欲正其字形及讀之音聲
語錄倫是次序之体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体如辨上下定民志
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体皆是

二十九章

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下五節皆以為徵
驗尔君子之道即上三重謂有位之君子行此三重之道必本
於此身之有德則自有下五者之應若下五者不應是身無其
德也則用其力以脩德

上文四句下面兩句却只說鬼神聖人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
靈者鬼神即該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皆一揆聖
人即該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
行已見於事有成法而可效故曰法言未見於事而其言可為準

則而行之故曰則遠之不得見聖人者也近之親炙聖人者也皆指上文君子而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遠之則有望也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近之則不厭也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也彼其國也謂二國之君在彼國無惡之者在此王國無厭之者故庶幾夙夜以長永終竟其聲譽也中庸引之則所謂在彼無惡即遠之有望之意在此無厭即近之不厭之意言君子德盛道行民之敬慕愛戴如此故下文如此之此指本諸身以下六事也

三十章

二十六章言聖人至誠與天地同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以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則聖人之盛大自然見此章先言聖人與天地同道自萬物並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則聖人之大自見前章則引文王之詩以結之此章則以孔子之所行起之二章相表裏無非形容聖人之德也

祖述憲章同於聖人即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上律下襲同於天地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文武制作與堯舜固有不同夫子

遠宗近守則中間自有合符節處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或法天時或因水土無非中庸皆時措之宜也

此章三節語錄第一節言聖人工夫第二節言聖人之德如天地

第二節言天地之大

第二節兩辟如只是重疊比既以天地比其經又以四時日月比其緯上說平鋪處是橫說下說接續處是豎說天地覆載之間萬物竝育且如水與火金與木是相制者而各自有成萬類推之自可見四氣流行生長成收各有其序而當生長之時物有死者當成收之時物有生者日月代明東升西沒各有序而不亂第三節並行不相悖總言四時日月並育並行兩句應上兩辟如字此言孔子德之全体不必就孔子已行之迹傳於今日者一一要相合但以此推古之得位聖人行事可見

小德大德固言天地用以言聖人則敦化指心川流指事

中庸分爲四大章前三章皆以孔子結之第一章自性命之原言之次以三達德爲入道之門而以大舜爲首顏路則皆孔子之門人其後則曰吾弗爲之吾弗能已是以孔子折衷之也第二

章言費隱之大其下歷叙大舜文武周公而次以孔子論政是又以孔子繼羣聖之後也第三章言誠反覆於天道人道前既言文王而又以孔子繼王天下三重之後則是損益百王之道得時措之宜垂萬世之法非孔子不可也後兩章至聖至誠分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就此章而言其極耳孟子每叙古之聖人必以孔子終之與子思之意一也子貢有若皆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豈一人之私言哉

三十一章

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睿者無所不通智者無所不知此生知之聖總下四者而言言其資質也寬廣大裕優厚溫溫和柔順從此仁也仁者度量寬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奮起強有力剛不屈毅堅忍此義也義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齊心之齊莊貌之嚴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中正以臨事言此禮也文禮密察知也四者言其成德也

聰明雖義在耳目其實則主於心凡書之言聰明皆如此臨者自上臨下之義此謂聖人之德首出庶物然後足以臨下

五也字上一也總下四也聰明睿知生知之資而德之備就其中分而枚舉之則仁義禮知四者各有條理故章句於下言五者

之德

語錄溥周徧博宏大淵深沈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時出當用仁則仁出當用義則義出

三十一章

饒雙峰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下文肫肫其仁是說道淵淵其淵是說性浩浩其天是說命性是成之者性指已定之理而言命謂繼之者善指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二者有動靜之分故一屬地一屬天自聖人言之則靜定而存主處即是性應用而流行處即是命其與天地之理一也故曰其淵其天

惟知化育所以能立大本大本既立故能經綸大經也前言聖之至極此言誠之至極蓋聖者誠之用誠者聖之本前言如天如淵是衆人見聖人之溥博淵泉以爲如天如淵也此言其天其淵是聖人見得一般聖人溥博淵泉真是天真是淵非但如之

而已

經是分其條理論是牽聯相合先經之然後可以論之分而言之
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各盡其道此經之類也合而言
之父子相處必盡親親之仁君臣相接必盡絜矩之義共成其
善此論之類也其於五品之人倫事之大小莫不皆然此固至
誠者之能事而脩道之教即在其中

無所倚只是至誠自然流出不須着力去做底意思

上章至聖是發見於外者故眾人見其如天如淵而凡有血氣者
皆尊親之此章至誠是言其中者故曰其淵其天而唯聖人
能知此聖人也

前章言表此章言裏章句則曰前章言至聖之德德主積於內者
言之也此章言至誠之道道主行於外者言之也蓋聰明睿知
之資仁義禮智之德雖見於外實溥博淵泉積於中者之所發
也知化育立大本雖主於中而經綸大經其仁其天其淵者亦
自外而見之也前言德推其本而言之後言道致其用而言之
蓋互相發也

三十二章

前言聖人至上章極矣此章又總一篇之要自下章立心之始推至於德化之極與首章相表裏首章是自內說向外至於極此章是自外說向內至於極

衣錦尚綱一節

綱聚同字書錄也三字音同發泉屬績以爲布蓋用此布爲禪衣禪从衣从單音丹錦有文之衣也古者內服袍然後服裘又加衣謂之裼禪者即裼衣也爲錦衣有文太著故用䟽布以裼之不欲揚其文也

今詩衣錦聚衣凡兩見而此言衣錦尚綱或是逸詩或是子思隱枯緊要在尚字所以下卽自解曰惡其文之著也闇然卽尚綱意闇然言君子脩德只是鞭辟近裏做工夫略無淺露表裸之意雖然却要日章日章是日日漸漸章著若以爲不顯露不求人知只是向內却無積累之實終只昏暗安能有成

闇隱晦兒的明也光的然小明昭灼之兒

淡只是人倫日用之常無可喜可愕之事不厭者爲道不可離也

簡是簡略非繁碎然秩然有序節奏詳密故有文

溫是溫厚溫厚似混侖不分曉而條理斬然

語錄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却自可樂故不厭似乎簡略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溫厚似不分曉而條目不可亂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有下文三知之效知遠之近是以已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知風之自知其身之得失由乎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可與入德如可與共學之可與

章句綱之襲於外凡加於衣裳之上者謂之楊加楊上者謂之襲襲則礼服也綱則當為楊此言襲只是謂重襲在衣裳之上者非楊襲之襲

有為己之心指兩君子之道知此三者指近自顯

略雖伏矣一節

詩本言魚之潛於淵可謂伏藏之深然亦甚昭然而易見言禍亂

之不可逃也此借之以言幾之存於心者雖深而莫見顯乎隱

微言獨之不可不慎也

潛伏皆藏義孔甚也昭明也

人之所不見謂君子能致謹於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之地相在爾室一節

人居屋漏之中自視其身尚不分明以譬君子不但於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而慎之於己所不知之地亦所當慎也此即首章戒懼之事首章自內說至外故先言戒懼而後言慎獨末章自外說至內故先言慎獨而後言戒懼獨初發之際不睹不聞未發之先也孝者慎獨久而熟方能戒懼於不睹不聞內外工夫固當卒修並孝然難易淺深亦不得不有先後之序也

尚庶幾也戒辭也屋漏室西北隅上爲圓竅以通明則其下反暗人處其地則非獨人不見已分曉已亦自見不分曉視在尔室中屋漏之下庶幾能自謹而無愧于心以明不睹聞致戒慎之意不動敬不言信是信敬在言動之前

奏假無言一節

君子誠心進於神明而其感格不待言說誠之至也則下民亦不待言說而自化矣然鬼神幽也人道明也本爲兩途今我之誠

既能感幽而况與我同明者乎

不顯惟德一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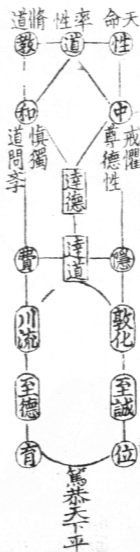
不顯有二義一謂無迹可尋而不顯著一謂不發揚二說俱存其義始備篤恭而天下平即垂拱而天下治之意其功效至此已盡下段只是形容不顯之妙

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也謂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予懷明德一節

以無聲無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幾於虛無矣而曰上天之事此所以爲聖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慎獨又於不睹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爲一亦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

章末三引詩皆是言聖人德之不顯最後所引只是無聲無臭一句形容不顯之極上天之載一句是帶來說詩中言天之道無聲臭中庸則言德之無聲臭也德本不可以聲臭言此但言無之極耳然上天之事無聲臭聖人之德亦如之聖人即天也則

此一句亦不是虛引
 此章雖自下孝立心入德說來以至於極分作六節然第一節只是說用心向內第二節乃言慎獨第三節言戒懼惟此兩項工夫而已下三節五引詩皆是言效
 中庸始終合一之圖



讀中庸叢說卷下